

【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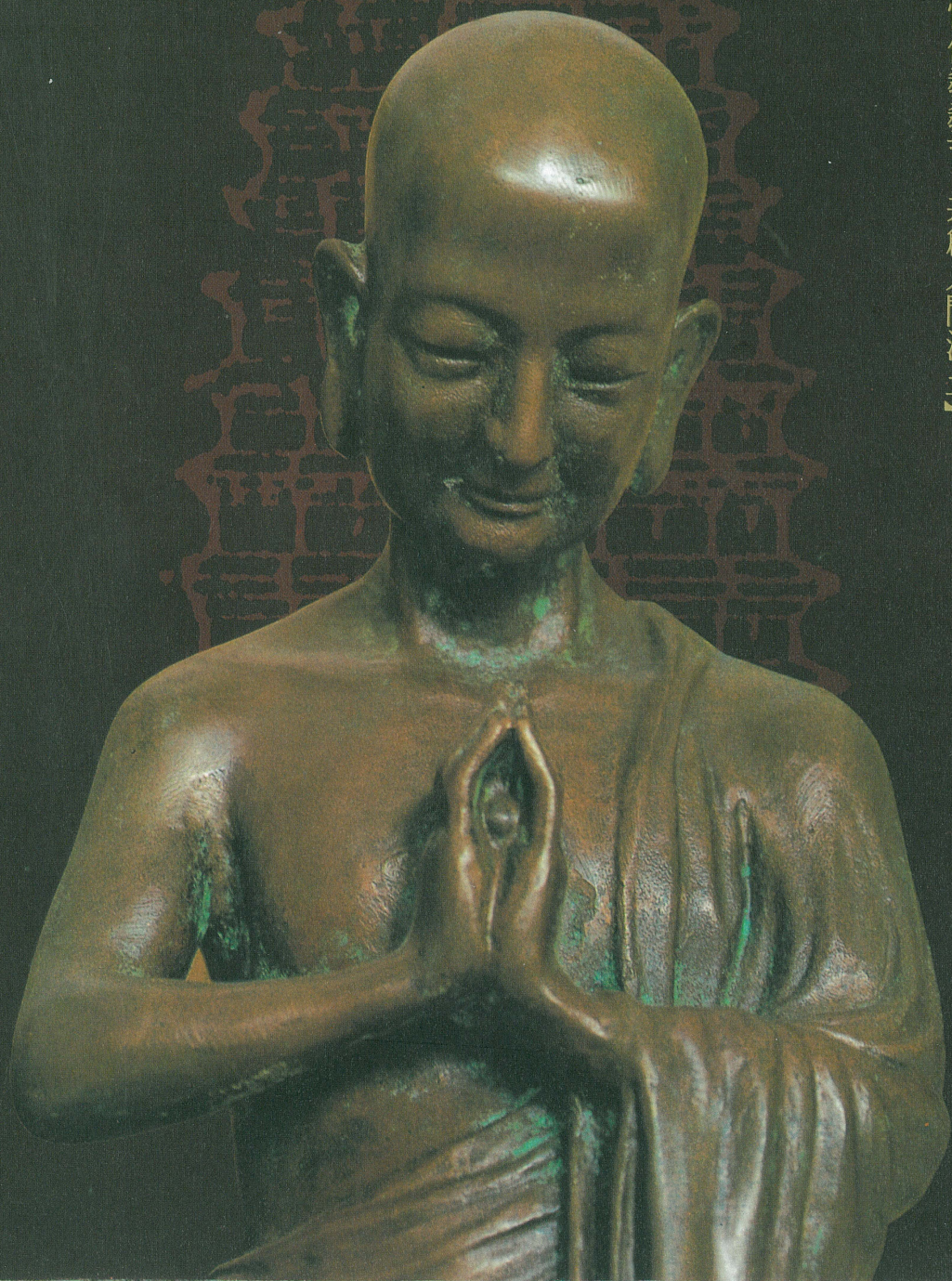
民國 82 年 12 月出版

民國 74 年 2 月創刊

香光莊嚴

36

【關懷佛教教育 共創人間淨土】





安心之道

編輯組

這個耳熟能詳的禪門故事相信大家都聽過，神光慧可前往求見達摩祖師，困擾地對他說：

「我的心很不安寧，希望法師能幫我安心！」

「好！把心拿出來，我替你安頓。」達摩祖師回答。

「我沒法把心尋找出給你看啊！」慧可沈吟了許久。

「我已為你安好了心。」

慧可在與達摩祖師短短的這段對話裡印了心，也讓我們瞭解，「安心」是無法外求的啊！反觀自己，是否也常常心外求法，徘徊在唸經、持咒、灌頂、拜懺等儀軌之間，甚少從自己的心地中去體悟佛法？本期「佛學譯叢」選譯創巴仁波切（Chögyam Trungpa）的作品「灌頂」，文中指出的是：在修行過程中，心靈開放與投入的重要。也說明灌頂的真正意義，並不是將這個儀式當作修行的收藏品，而是師徒之間心靈的交會。由此引導我們深一層認識佛教儀軌的真義。

在達摩和慧可師徒這番對答中，更生動展現的是高僧受教的風貌。本期專輯承續前期，以僧伽教育為主題，從了解目前台灣較具體制的僧伽教育現況，導入歷代

高僧修學過程與成就的觀察，期望能提供關心僧教育者分析歸納，作為目標擬定、課程規劃及輔導各階段學僧修學的參考；亦可讓我們以更寬廣、更具彈性的胸襟，來護持現代僧人的養成教育。

對身處於大環境的我們來說，與社會脈動是習習相關的。在我們感於經濟繁榮而安心之際，卻也因此許社會問題而惶惶不安，或遭國際所責，或為暴力所擾……本期「每期話題」以最近的熱門話題：犀牛角風波及選舉槍擊為主，與您討論這些現象的背後，我們可以如何盡一份力量，讓社會更安祥。

安心的層次深深淺淺，二祖慧可的參悟最是究竟，也是我們學佛所努力的目標。本期「春風化雨」接續上期，刊載法燈法師開示「如何修空觀」的另一個單元——「如何掌握我與無我的關係」，這是修學佛法的核心，也印證禪詩中：「覓心無處始心安。」的深義。

祈願走在菩提道上的您我，都能各安其心，共同為創建人間淨土而努力！

犀牛無辜，懷「角」其罪？

編輯組

——論犀牛角風波

一隻小小的犀牛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從去年開始，犀牛角風波即不斷上演，今年英國環境保護協會（EIA）在臺灣查獲犀牛角，並製成錄影帶，公佈於世後，臺灣受到國際保育團體交相指控，國人神情嘩然的同時，不免民族主義抬頭，指英美藉犀牛角仗勢凌人；中醫界更聲援證明犀牛角確有療效；而農委會一面指責EIA栽贓，擬控告、討回公道，一面又擔心華盛頓公約組織（CITES）如促請美國實施貿易制裁成立，到時外貿損失慘重，且國家形象不保，從事件發生的一連串的現象來看，可謂風聲鶴唳，步步為營。

長久以來國人相信「吃腦補腦」

、「吃心補心」、吃什麼補什麼，越是珍禽異獸，越是滋補，於是乎各種飛禽走獸、昆蟲游魚，無一能逃其魔掌，各種令人不忍卒睹的吃法、殺法，不一而足。犀牛，不幸地長了一隻中國人認為能「退燒」、「壯陽」的角，因此陳屍在南非、肯亞草原上，角被截去，再經過商人轉售，成了國人藥店裡，一錢二百至五千元不等的「犀角粉」。只是國人萬萬沒想到，這用了千百年的犀牛角，今日竟然使得臺灣陷入兩難的地步，到底是犀牛角的錯，還是國人的偏方出了問題？

在整個處理過程中，我們看到農委會的努力：全面禁止並取締犀牛角買賣、捐款給國際保育單位、焚燒犀牛角、提高檢舉獎金、舉辦「我愛犀

牛」等宣傳活動……確實煞費苦心，然而，一味地嚴格禁止、重法取締或焚毀就能解決問題嗎？最根本地還是要從國人的飲食用藥觀念建設起，今日醫學發達，退燒已有他物可以取代，何必殺犀牛取角不可。於此，也有人主張「兩全其美」之道——只取其角，不取其命，反正犀牛角會再長啊！這樣的論點實在令人啼笑皆非，犀牛被鋸角後可能會產生許多後遺症，對犀牛而言，還是一種傷害，如此怎與「保育」（Conservation）、「保護」（Protection）的觀念相符？可見國人對待動物的觀念實在有待建立。

犀牛無辜，懷「角」其罪？

讓選舉遠離槍聲！

編輯組

臺灣解嚴後，人們在享受政治民主與言論開放的同時，相對地，也感受到治安的急遽惡化，從選戰中傳出的陣陣槍聲，令人不免憂心：如果選舉成了「恐怖擂台」、「殺戮戰場」，我們的民主還有希望嗎？

民國七十八年，「黑牛」黃鴻寓率手下槍擊立委候選人陳湧源，黑道的槍聲響在選舉期間，震驚全國！以後每當選舉到來，候選人穿防彈衣，申請警方保護，加上盛行已久的賄選買票，便成了臺灣選舉文化特色。

今年七月，宣布競選嘉市議員的陳世豪在其服務處前遭人埋伏槍擊；某市市議長鄰宅遭人開槍示威……候選人可能遭槍擊，連抬轎人也難逃黑拳，不論在大街、家中……選期越近

，槍聲越響！於是只要與選舉扯上關係的人物，莫不人人自保，唯恐黑道追殺令一上身，死路難逃！

黑道分子為何如此猖獗？他們介入選舉無非是藉選舉「漂白」——提高身份掩護其所經營的不法行業；甚至搖身一變，躋身民代，反過來牽掣警方，坐大勢力。追溯原因，臺灣的政治，尤其地方政治早已派系化，而派系鬥爭，不僅要錢、要槍，也要權的「實力」，講求「江湖義氣」的黑道分子，自然成為派系的座上賓。黑道與選舉掛勾，「漂白」成功的不在少數，然在他們變本加厲，從干政到升格主政後，原本藉黑道展現實力的政治人物，便成了黑道槍下的祭品，臺灣的民主政壇，也因此染上了斑斑

的血跡，這豈非「引狼入室」、「尾大不掉」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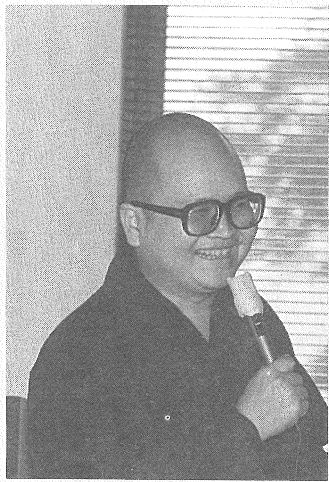
在十一月舉行的縣市長選舉中，警方展開「選前淨化治安專案」，全面向黑道宣戰，發揮不少安定力量。然而，我們必須認清：黑道能「升格」，地方派系固然難辭其咎，選民更要負絕大部份的責任，因為選舉是公平的競爭，是民意的表現。期盼明年一月縣市議員及鄉鎮市長選舉，每一位選民睜大雪亮的眼睛，把神聖的一票投給有道德、學問，能真正為民謀福利的人，徹底與黑道劃清界限，讓黑道槍聲干預選舉從此銷匿，導正我們的公平法治之路，不致繼續惡化下去！

【專輯】

訪惠空法師談——

圓光佛學院辦學概況

釋見重 II 採訪
釋見寬 II 整理



1. 依法師擔任圓光佛學院教務長多年的辦學經驗，請談談佛學院在僧教育中的定位，和圓光佛學院辦學的理念、目標？

2. 您觀察一般佛學院辦學的困難有哪些？圓光佛學院如何克服它？

答：據我所知，一般佛學院辦學最需克服的，是學生流動率大的問題。其中困難有二：一是學生程度不齊，造成教學上很大的困擾；對於這個現象

答：在我的理念中，佛學院教育是僧人出家之後的僧格養成教育，也是正見建立教育，更是正法的傳承教育。就整體來說，目標是在養成學生認知僧團生活常規，鍛鍊自我自覺能力，進一步認知佛教、深入佛法，若依圓光佛學院目前的學制，各學部還各自訂有具體的教學目標。

圓光佛學院現分有研究、大學、專修、高中、律儀等五部；研究部較

偏重於佛教思想、義理的進一步探討，希望培養對佛法有深刻認識的義解僧，他們以從事教學為主，研究為輔；大學部偏重於佛教義學的全面了解，同時也希望學僧對教團在現時代的生存發展，能具省覺、反省力，主要是培養佛教領導人才；專修部則是以禪宗、戒律、淨土等各宗專修、內修為主；高中部加強的是基礎佛學的認識，律儀部則以教授沙彌為主。

，圓光佛學院在招生時，就先按學生的程度，將他們分到研究、大學、專修、高中等四部去，再按各部的學制、課程逐年就讀。

另一是普遍的辦學人力（包括教學行政、師資）不足，在時間、精力

十分匱乏下，若有更多人一起來努力將會更好；圓光佛學院的師資，多來自於自己的研究所，較沒有困難。

除外，依經驗我們知道：在辦學過程中，總有許多事情讓人無法掌握。因此我總要求自己盡全力安排課程

，讓學生從較全面的學習來了解佛法

，養具踐行、體會佛法和自省、自我

領悟的能力。

3. 法師認為完整的僧教育，應包括哪些方面？圓光佛學院的課程如何開設？學生畢業後的出路如何規劃？

刻理解佛教的義理與思想。

大學部開有：《大智度論》、《攝大乘論》、《淨土十要》、《比丘

中、印佛教史和近代佛教史等，以建立學生對基礎教理和佛教史的清晰概念。

答：完整的僧教育課程，應有三个方面

——禪定、義解、僧眾事等，而圓光各部的課程，基本上都是朝這三方面來發展的。

研究所的課程以教理、語文、研究方法為主，導讀所用的教材是佛教的重要原典，如：《成唯識論》、《俱舍論》、《阿含經》、《中論》、

《瑜伽師第論》等，希望讓同學從中掌握有系統的觀念，因此重點在於深

高中部方面課程有：唯識百法、《唯識三十頌》、《八識規矩頌》、

4. 在教學行政上，教務長如何與院長達成辦學默契？教學理念如何傳達給教師？

答：通常是由教務長提出教學、行政上的提案計劃，呈請院長抉擇、確認

後，教務及相關部門再據以執行；亦即教務長須負責提案、推動執行，院

長則負責學院教學大方向的決策。教務助理由教務長親自指導，在人力缺乏下，要培育教務相關人才，需更用心，這在個人身心體力有限的情況下，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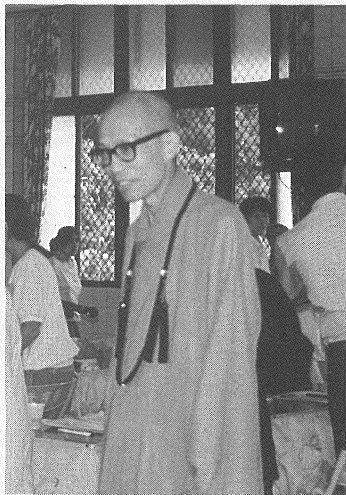
現在圓光佛學院的師資，依教學科目大致分有：佛學、語文和技藝等

三大類。我較常與教師們溝通、交流的是佛學思想方面，也因為師資大都是由本學院學生畢業後擔任的，他們對學院本就十分瞭解，所以在學生修學概況、生活輔導等方面，並不需再有特殊理念的傳遞。

【專輯】
聖嚴法師談——

中華佛學研究所辦學概況

（摘自人生月刊六十七期）



1. 請法師談談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辦學宗旨、方針和特色。

答：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宗旨，是培養優秀的佛教青年，成為高水準的佛教

2. 佛學院與研究所教育的異同在哪裡？

答：照道理說，佛學院既稱為學院，應要有 college 的程度和組織，col-

人才，同時成就有基礎的學者，對佛教做有系統、計畫的深入研究。

所以，本所的方針有二，一邊培養人才，同時運用人才，使佛教能做多元化的推廣。本所的特色，在師資方面，目前有七位專職研究員，他們都具碩、博士學位，各有研究專長，他們既是研究人員，也擔任教師，為本所研究生授課、指導，另外還有二十來位兼任老師。課程分五大類：一、英、日、梵、藏、巴利文等五種語

文訓練；二、方法學、宗教學、佛教文獻學等一般科目；三、中、印佛學、哲學專題研究；四、英、日兩種語文的佛學導讀；五、從阿含、阿毘達摩、中觀、唯識到中國天臺、華嚴、淨土與禪等九種專科佛學。研究生方面，我們重質不重量，每年錄取大學以上的研究生五至十名，做三年的密集訓練，第三年必需提出四萬字以上的畢業論文。

lege 是大學程度的獨立學院；而如果是 community college，就相當於專科學校，像歐美的神學院，它是

大學裡的神學院，既有大學制的學生，也可能有研究所的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

目前國內的佛學院程度參差不齊，從初中到專科程度的教育都有，照規定，它不是 college，而是 community college，這當然和佛學研

究所有很大的不同。而今日國內的佛學研究所和佛學院之間，也很難讓人辨別他們的異同，這是因為未經整體的教育規劃，也沒有教會來給予分等

。不過，我們還是希望佛研所能達到，正規體制下的研究所那樣的條件，甚至為爭取教育當局的承認，必須更嚴格要求佛學研究所的水準。

3. 法師對於目前佛學院教育現況的看法是什麼？

答：如果以實際的需要來說，目前佛學院教育，有三個基本問題待解決：

一、全國各寺院應支持，開辦穩定而且持久的佛學院，不要誰想辦就辦

，辦累了就停辦。
二、各佛學院應分層、分級、分等統一招生，並推動系統升學，不要變成一處畢業，處處畢業。
三、需要用專科、研究所，來培養各級佛學院的教師人才，如果沒有師

資就辦佛學院，是不切實際的。尤其現代，凡事重視專業，佛學院的老師除了要有他們的學力、學歷，還應經過佛學教師專業訓練。

4. 佛學研究所需要佛教界提供的支援有哪些？

答：現在佛教所辦的研究所，多半稱為佛學研究所。以「中華佛學研究所」來說，我們需要兩項支援：

一、希望大家鼓勵大學畢業優秀佛教青年來投考。

二、希望更多人能重視佛教的高級教育，才能造就更多具有碩士、博士學養的人才，來從事佛教文化、教育或學術研究。一方面可提高佛教徒的素質，同時也加強了弘法的力量。
可是，到目前為止，這兩點尚未獲得教界普遍的共識。一般人總認為

修行才是佛教徒的事，出家人需要高深的學問做什麼？在家人又需要研究佛教做什麼？佛教只要信仰就足夠，所以很少鼓勵優秀青年來投考佛學研究所。

5. 中華佛學研究所辦學過程中，遭遇的困難、挫折有哪些？

答：我們遭遇的困難有三項：

一、優秀的佛教青年，知道事先準

備來投考本所的還不多，因為我們沒有做宣傳，這個情形漸有好轉。

二、我們的師資還不足，因國內佛教語文，或專攻佛學的高級人才為數不多，而且他們太忙，因此須向國外，如印度、美國、香港、德國、日本

等地聘請，這也是本所之要造就高級人才以從事教育的目標之一。自民國八十年起，我們已有慧嚴法師、惠敏法師、鄧克銘居士三位博士，先後從

日本學成回國，在本所服務。

三、我們的經費還是相當困難。

6. 佛教人才須由佛學院和佛學研究所來培養嗎？

答：不一定，近代從事於佛教教育、佛教文化事業的僧、俗大德，多半不是出身於佛學研究所，甚至也不是佛學院，例如：太虛大師沒有經過佛學

研究所教育；又如印順法師他一開始就在佛學院任教；至於好多居士，如李炳南、周邦道……等，還有正在各大學、研究所、佛學院任教的法師、居士，也多半不是佛學院培育出來的。可是我們必須說明一個事實，天才

自成，而中上的人才必須由教育環境培養。所謂玉不琢不成器，美玉要有巧匠的技術才能夠成為寶貝，所以任何一個國家、團體與家族，都要有計畫地培養、訓練足夠數量和水準的人才。

7. 佛學研究所的遠景是什麼？

答：目前佛學研究所已有好幾所，但宗旨、目標與運作方式，多半不夠明確。有的既沒有研究員，也沒有研究生，只是開設若干課程，讓有志於進修的人士選修；也有不開關於佛教的課程；有的培育高中以上程度的僧、俗青年，以高級佛學院的方式來運作，他們只能算是專科程度；有的因辦了佛學院，學生畢業之後，需進一步

修學，所以辦了研究所。他們的性質都相當於高級佛學院，或專科學校的形式態。當然，他們的學生之中，也有大學肄業或畢業的。

像這種研究所，無法期望他們造就出國際水準的人才。現在我國佛教界的人才中，具有碩、博士學位的不多，而今日社會的一般教育專業人才都要求碩、博士的水準，因此佛教辦的研究所是不是有遠景，須有兩個先

決條件：第一、政府教育當局應該准許各公私立大學院校設立宗教學系（內含宗教學科），同時承認私立佛教研究所的學歷、學位，並監督、管制其運作的水準，以便納入國家的教育系統。第二、佛教研究所的目的，不在於培養所謂的弘法傳教士人才，而在於造就具有碩、博士程度的文化、教育、學術研究人才。

【專輯】

高僧景行揖清芬

謝美榕
鐘苑文

鳥瞰了臺灣目前較具體制的僧教育辦學概況後，我們不免還要問：「現代僧伽教育要培養怎樣的僧人呢？」面對這個重要，卻又一時不易回答的課題，我們找到了《高僧傳》，希望經由閱讀高僧行止，找到借鏡。

《高僧傳》記載的是從漢魏到明清，一千一百餘位傑出僧人的事跡，完整的有初、二、三集——分別是梁慧皎法師、唐道宣律師、宋贊寧法師所撰集的《高僧傳》、《續高僧傳》和《宋高僧傳》。

翻閱《高僧傳》，我們見到歷代僧人的德言懿行，他們積極關懷、參



與社會，啓迪、輔導人心；還見到他們秉著為法忘軀的堅定信念，腳踏實地的修學歷程：他們以「難忍能忍，難行能行」的堅毅精神，陶鑄嶙峋磊落的僧格，以深刻的義解和行持，養成出世、悲憫的宗教情懷，入世力行六度萬行，不但續佛燈明，也為千古來的人心皈依仰止。雖由於時代背景、個性、根器等等不同，每位高僧的修學歷程不盡相同，卻可提供關心僧

教育者分析、歸納，作為目標擬定、課程規劃，及輔導各階段學僧修學的參考；亦可讓我們共同以更寬廣、具彈性的胸襟，來護持現代僧伽的養成過程。

唯因篇幅限制，本文僅能就傳中十類高僧——譯經、解義、習禪、明律、護法、神通、遺身、讀誦、興福及雜科中，刪去修學資料記載較不充足的遺身類，其餘各舉其一，擇要白話語譯刊出。我們衷心祈願：臺灣佛教在興盛之餘，能因僧教育的受重視，造就出更和合的現代僧伽！【編者按】

1. 傳譯大乘經典，光照中印——玄奘法師（西元五九六—六六四年）（註）

玄奘法師，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六年，是我國歷史上最早揚名國際的留學生；由於精通三藏，譯經弘法不輟，人們常稱他為「三藏法師」，又因常住在慈恩寺，因此也稱他為「慈恩大師」。

他生長於書香門第，自幼即知晨昏定省、孝養父母。十三歲與哥哥（即長捷法師）在東都洛陽淨土寺出家，精勤習學《維摩詰經》、《法華經》、《涅槃經》等大乘經論。復講時常學以致用，將從慧日法師（見雜科聲德）那兒，學到的經典宗旨，闡發得淋漓盡致。

隋末天下擾攘，洛陽鼎沸，他雖還年幼，卻立志隨長捷法師到蜀地，進一步學習佛教內、外各種學問，也常講經分享所得，座下聽講者常有數百人之多。

二十歲時，在成都受具足戒後，開始學戒，由於博學慎思，因此遍訪

名師，見到當時佛教各宗見解歧異，評論不止，令人無所適從，於是發願西行求法。

貞觀元年，他三十二歲時開始西行取經，孤征萬里，雖歷盡魔難，意志更加堅定。貞觀五年，先到北印度健陀羅國參學，隨後到當時印度佛教的高等學府——那爛陀寺，在「正法藏」戒賢法師座下，聽講各部經論，兼學梵書、婆羅門經論歷經五年，再遊學各國，瞻禮聖跡。其間也曾參與辯席，以四十條義理批駁婆羅門、折服外道，並且度化小乘；當時西域人們多感佩於他謙沖自牧、兼容並蓄的德養。

他遊印十四年，仍不忘「以佛法廣利中國衆生」的心願，最後終於婉辭戒賢法師及諸大德的懇留，在貞觀十九年返抵國門，請回梵文經典六百七十五部。此後他應唐太宗之邀請，領著大眾共同推舉的十二位高僧大德

，於弘福寺全力傳譯經典，達十九年，其間瑞應不斷，直至高宗麟德元年二月五日圓寂。

將近二十年的精勤不懈，共譯成佛典七十五部，達一千三百三十八卷之多，其中有：《瑜伽師地論》、《俱舍論》、《大般若經》等，成為中國佛教史上譯經最多、譯文最精的一位；而中國佛教各宗派的創立，得自他所譯經典啟發者不少。除譯經，他也講經，培育僧伽，因此門下人才濟濟。

綜其一生，不但集翻譯家、哲學家、辯論家、宗教家、教育家、旅行家於一身，其「大唐西域記」更是探究印度、西域地理、風俗、語言、政治之指南，亦為中印思想文化交流的大力推動者。

／譯自《續高僧傳》卷四
【註】法師生年衆說紛紜，此年代是依梁任公所考據。

2. 窮照諸經，善解如來甚深法義——道安法師（西元三一二—三八五年）

道安法師，山西常山人。七歲開始讀書，聰明好記憶，常背誦如流。

十二歲出家，因相貌其醜，不被其師看重，命他到田間工作。他毫無怨言，齋戒清淨培福三年，直到展現背誦資稟，才被另眼看待，他也從此發奮勤習經論，識志超年。

受具足戒後，師父就讓他遊方參學。到了河南鄴縣中寺，他首先遇見佛圖澄，欣喜不已，就禮佛圖澄為師，修習各種經論。後來北方五胡十六國大亂，他隨佛圖澄輾轉避難，到襄陽演說教化十五年；隨後又跟隨竺法濟、支曇修學，使得道業更上一層樓。後來，前秦苻堅率兵攻陷襄陽時，因久聞聲望，便將他迎到長安，居於

五重寺，以師禮事之。

四十五歲時，他任受都寺住持，座下常隨修學者有數百人之多，但始終覺得從漢魏到晉，譯出的經典雖漸增多，但常是文理欠通、深義隱沒，因此發心逐一研讀《般若經》、《道行經》、《密跡安般經》等，不但排比文句、研尋文義，又詳加註解、解析疑難，令經中要旨一目了然，經義也清晰、有系統起來。而對於經典譯者姓名失佚，增添後世考證不易，他更總集一切經典名目，按翻譯時間，劃表條列譯者姓名，並依新、舊譯、品級等加以詮釋，寫成《綜理衆經目錄》一書。

除研解經義、誨人不倦，他也為

僧人制定修學生活的律儀，如：行香、講座、行道飲食、差使布薩、懺悔等軌則，普遍通行於當時各寺院。而對於魏晉以前，僧人皆冠師姓的作法，他認為：「僧人應以釋迦牟尼佛，為根本的老師。」於是統一僧人以「釋」為姓，之後，果然在《增一阿含經》中，發現印度統稱佛教僧伽為「釋」種，因此這項習慣也就一直被延用至今，其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東晉太元十年（西元三八五年）二月八日，他於早齋後無疾圓寂。

／譯自《高僧傳》卷五



3. 修習法華禪思，肇創天台——智顗法師（西元五三八—五九七年）

智顗法師，字德安，從小就「臥便合掌，坐必面西」，「見佛像則禮

拜，見僧人必恭敬」；七歲時，喜歡親近清淨的佛教道場，有僧人見他聰

慧可愛，教他受持《普門品》，才讀一遍就能背誦；十五歲誓志出家，但

父母不許，直至十八歲，父母雙亡，才得以依湘州果願寺法緒法師出家。

陳天嘉元年（西元五六〇年），他在慧思禪師座下習禪，聽講法華四安樂行和三昧三觀智，又得見普賢道場的莊嚴氣象，自此更加精進修習經教，行持無間斷。學成後，他與法喜等三十餘位同修到瓦官寺弘揚禪法，時常判釋經教，深入經中奧旨不疲厭，又禪智並重，終於開展出新宗義，其中兼含定慧修持法門，是使得佛學中國化的先驅。同時也感化當時名師，如：慧辯、大忍等到他門下修學。由於太建七年（西元五七五年）以後，他常居於會稽天台山（即今浙江紹興）

，因此後人稱此宗為「天台宗」。

陳至德二年（西元五八四年），先有陳後主率后、妃、太子等，從他受學菩薩戒；翌年，他開講《大智度論》，感得陳後主捨身入寺為奴。隋開皇十一年（西元五九一年）晉王楊廣（隋煬帝）亦奉他為戒師，頒敕「智者」名號，並被視為國寶，備受尊崇。

隋開皇十三年（西元五九三年），他回荊州建造玉泉寺，開講《法華玄義》、《摩訶止觀》。十五年，他前往金陵撰寫《淨名經疏》；十七年（西元五九七年）冬天，應晉王邀請下山時，他就已預知時至，講授《觀心論》後，便把衣鉢分為二份，分別供

養彌勒菩薩和僧團；又遺書晉王，稱念佛菩薩名號，聞誦《法華經》、《無量壽經》，最後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時，坐化於佛像前。

他生前造寺三十六座，攝化甚衆，也致力於培育僧伽，世稱「智者大師」或「天台大師」。此外，他也深切體認弘法佈教須賴政治穩定和寺院經濟，因此不但致力於此，且為天台宗留下百四十餘卷著述，又創立一念即三諦、三觀、三止等止觀法要，開示修行的方便法門，令行者修學易於止觀並重、定慧等持。

／譯自《續高僧傳》卷二十一

4. 蟄居南山，持戒精嚴開律宗——道宣法師（西元五九六—六六七年）

道宣法師，隋末唐初江蘇丹徒人。

小時就很好學，九歲已能作詩；十五歲發願出家，依日嚴寺智顗律師修學，廣習佛教諸經，十六歲正式薙染

出家。

隋大業年中，他從大禪定寺智首法師受具足戒，並開始習律。才聽講一遍，就打算改修禪門，智顗律師知

道了，便重重呵斥他：「修習法門必須專心，才能有所成就；你發願修學戒律，功課尚未圓滿，怎麼可以隨意捨棄？」於是令他聽戒習律二十遍。



由於專心修習無旁騖，終得以打下深厚的戒學基礎，助益於日後修習定慧時的證悟。

後來，他隱居在終南傲掌的山谷間，專致修持所學，戒香遠播，感得山間猛獸馴服皈依，居住處所也奇草蔓延、百花芬芳，呈顯出一片地靈人傑的氣象。他曾營建白泉寺，用來研究弘宣四分律，並到各地講解律學；顯慶三年（西元六五八年）西明寺初建成，他被任為上座職事，撰寫《釋門

章服儀》及《釋門敬儀》等。

當時，玄奘法師從西域回來以後，也住錫該寺進行譯事，他因而得以參與譯場，負責綴文、筆受、潤文等工作。譯事之餘，他仍致力撰著孜孜不懈，作有：《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十二卷、《羯磨疏》三卷、《戒本疏》六卷、《拾毗尼義鈔》六卷、《比丘尼義鈔》六卷，後世稱為「律學五大部」；也將藏經目錄整理成《大唐內典錄》十卷；又針對道教學說，編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廣弘明集》三十卷，以宣揚佛教義理；此外還著有《續高僧傳》十卷、《釋氏略譜》、《釋迦方志》、《三寶感通錄》等等。

由於嚴持戒品，自奉菲薄，他三衣皆紵麻所製，餐飲唯食菽類，行則杖策，坐不倚床。傳說賓頭盧尊者曾化為一長眉僧人，龐首皓髮，前來與他論道，讚歎他：「佛滅後像法時期，戒德足以發揚佛教光輝的，只有法師一人而已！」

高宗乾封二年（西元六六七年）二月，他在淨業寺啓建戒壇，各方前來求戒的有二十餘人，戒壇儀則成為後世軌範。同年十月三十日，他無疾坐化，世壽七十二，法臘五十二，其間受法的弟子有千百人之多。他弘律、持戒嚴謹，被尊為律宗開山祖師，又因久居終南山，後人也稱律宗為「南山宗」。

／譯自《宋高僧傳》卷十四

5. 以無礙辯才，護法衛教——慧乘法師（西元五五五—六三〇年）

慧乘法師，生於南北朝時代，徐州彭城（今江蘇銅山）人。其叔祖智強法師，少年出家，曾任廣陵大僧正，

又專精《成實論》及《大涅槃經》，因此他十二歲出家時，便依智強法師修學，其間好樂論席，用以研習經論

精義。十六歲時，便請求智強法師：「我雖出家、離家千里，卻仍是個固守一處的沙門，願能遊方參學，開通

耳目。」於是南下揚都莊嚴寺，從智燾法師聽講《成實論》後，才受具足戒。

陳武帝時，他參與仁王齋席論義，詞辯絕倫；不久，又在莊嚴寺論席上，力主「佛果出自二諦之外」，與當時一位聞名江西的僧人，展開精采論辯，衆人盛歎他：「辯才無礙，其鋒難擋！」武帝也因此頒賜天柱衲袈裟。一時間，他的智慧辯才響震國內外。

隋時晉王楊廣在江都建慧日道場，遍訪各寺大德之後，堅持聘請他住錫；他於是隨楊廣入朝，成為請益的對象。期間，每遇偏僻見解，他總是義正詞嚴說法不懈，聲勢犀利，攝人

心弦，晉王因此更加禮敬，更常親聆他的論議，慧日道場也因此被尊爲法門龍象，廣開論義之門。

隋大業六年（西元六一〇年）時，他擔任東方館大講主，弘法講學不疲不厭。唐朝高祖、太宗時，曾廣集江南、關東僧人上殿論義，他被皇帝奉爲首座，就以佛教興衰爲題，與衆僧往返論說。他鑑於當時佛教狀況，廣論：僧人應自我策勵，敬慎行持戒律，佛法才能常住不衰滅。詞鋒懇切，感人至深，皇帝聽了也受到感動，大爲稱揚。

唐武德八年（西元六二五年），高祖到國學部舉行釋奠之禮，後於大殿設置儒釋道三座，齊集三教學人，濟

濟一堂，主張：「老教、孔教是中國的先宗，釋教則是東傳之後才興盛於中國，應以客禮待之，因此他們的順序應是先老、次孔、末後釋宗。」一時間大衆莫不沉默對視，惟有他大無畏極力申辯，使佛教得以受到應有的尊重，令舉朝矚目。

唐貞觀四年十月二十日，他示寂，世壽七十六。縱觀他一生詞辯無礙，文義俱揚，歷經三朝六位帝王，都能備受禮重，於殿上論議無礙，其間也講說《涅槃經》、《般若經》、《金鼓經》、《維摩詰經》、《地持經》及《成實論》等十數次，貫徹其以無礙辯才、護法衛教的精神。

／譯自《續高僧傳》卷三十一

6. 博學五明，以神算方便度化世間——佛圖澄法師（西元二二二—三四八年）

佛圖澄法師，是西域來華的高僧，他從小出家，真摯好學，背誦經書常達數百萬言，又能善解文義，因此屢次參與論辯，無人能使他屈服。他

身長八尺，除精習佛教經義，也踐行菩薩於五明（內明、聲明、因明、工巧明、醫方明等）中學的道理，勤習醫術、天文、算數等世間學問，作爲

慈悲度世的方便，利益無數衆生。

晉懷帝永嘉四年（西元三一〇年），他從西域到洛陽，剛好遇上匈奴入侵，就暫時潛身草野，觀察世局，希

望能度化動輒殺人數以百計的石勒。

不久，得知石勒有一大將郭黑略虔信奉佛，他便前去爲他授五戒，並常提供他征戰的勝負預言，久而久之石勒感到怪異，就請見他，問說：「佛法有些什麼靈驗？」他知道石勒仍

無法理解甚深的佛法，只能先用神異的善巧方便來度化他，於是對著一鉢清水持咒，令長出青蓮一朵，石勒見了終於欣悅信服。這時他趕緊進諫：

「天象吉凶，常隨執政者的德行消長展現；王者的德化若能普及全民，國

中自會呈顯祥瑞的徵兆。」石勒聽了

更加歡喜，馬上下令免除殺令，並將獄中無辜者釋放、犯罪者從輕量刑，一時民心歡喜，佛法因此倡行於中州一帶的胡漢民族。

石勒之後石虎繼位，更常虐害百姓，他於中常運用智慧潛移默運，再以佛法感動石虎，石虎受其教化，好殺之性逐漸收斂，國中才免於生靈塗炭。

他任運智慧、悲心，教化無遠弗屆，也感得天竺、康居名僧，如佛調

、須菩提等，不遠千里前來親承教誨；而中國的道安、法雅法師也都會攀山越嶺，前往聞法。

他一生精進踐行菩薩道，教化王者，度人無數，到了晉穆帝永和四年（西元三四八年），預知時至，告訴石虎之後，終於在十二月八日無疾而終，享年一百一十七歲，頓時全國百官士庶無不悲慟哀號，傾國奔喪。

／譯自《高僧傳》卷十

7. 以讀誦、書寫，奉行法華三昧——法誡法師（西元五六二～六四〇年）

法誡法師，唐朝雍州萬年人，幼年在藍田王效寺隨宏和法師出家，以持誦《法華經》爲課，勤奮不倦，又訪禪林寺相禪師，習學禪修法門。

唐貞觀初年以來，他恆居於終南山藍谷（藍田東約九公里處）。初時由於茅棚狹小侷促，僅能容納一床，他

常在經行轉身之間，即有跌入斷崖深

谷的危險，於是他開發鄰近林地戮力不懈，一磚一瓦興建起悟眞寺。隨後

又在寺南的橫嶺關山填谷，建造華嚴堂，並在山路巖崖上，刻經造偈、雕畫千佛像，由於延途緊臨深谷，雲霧吐納，常令造訪者如置身佛國，歎爲

觀止。

每年夏季，他必以誦持《法華經》五百部爲定課，其他時節還是以讀誦、書寫和行持《法華經》爲主。每



次有客來訪，他鮮少散心雜話或作世俗無謂的酬對，必定爲來者講說《法華經》的深義，或與他分享讀誦心得，互勵互勉，法喜融融。如此恆持不懈，十年間禮誦受持的《法華經》，計有一萬餘部。其間也曾重金禮聘當時聞名的書法家——張靜，到山舍寫經共修，不但勸令他一同齋戒清淨，

並口含香汁、身著新衣，以清淨的身口意三業，供養、書寫法華大法。由於精誠翹心奉行法華三昧，早晚恭誦、書寫不輟，一天，他於夢中見到普賢菩薩，勸慰他書寫大教，後經思惟了悟：「大教即指大乘，而諸佛的甚深智慧，即是般若！」於是他更加用功，還以重金延聘書法家，恭

敬抄寫《般若經》八部，以莊嚴的寶軸香臺供養、禮拜。唐貞觀十九年夏末，他忽染疾，自知世緣將盡，於是發願求生兜率天，要弟子們謹記無常、守戒勿輕犯，也交待後事不許榮厚，之後就端坐圓寂了，享年七十八歲。

／譯自《續高僧傳》卷三十八

8. 以興福造寺移風易俗——慧雲法師（西元六五五—七二二年）

慧雲法師，唐湖湘人，十歲就立志出家，雖爲雙親百般阻撓，他的志願更加堅定，終於感動雙親允許他出家，他父親甚至親自帶他前往慧思禪師傳業弟子的道場（註），稟承教法。

他聰敏好學，過目即能成誦，但

仍潛心治學，謙沖寡言，二十歲受具足戒後，善學戒律，精通律儀，後深覺培福是增長悲願、度化世人的重要法門，因此專心興福，服務大眾，不遺餘力，因而受到人們欽敬，只要他提出植福事務，熱心者即群起響應，紛紛參與培福、供養，廣結衆緣，移風易俗，蔚爲風氣。

布施濟貧，並以身教帶動建寺興福。他的足跡遍及江浙、葺修寺宇二十餘座，功成即退。

中宗神龍二年（西元七〇六年），他到濮州報成寺，發願化緣鑄造一尊丈八尺高的彌勒金像，供人們禮拜，感得施者逡巡不絕，很快便鑄成相好奇特的大彌勒像，並於睿宗景雲二年

（西元七二一年），輾轉迎往建國寺安座。

由於他致力興福，爲社會人心注入清流，而當民風漸趨淳厚樸實，他則開始行腳遊方，隨緣勸化社會大眾

不料，睿宗延和元年（西元七一



二年），刑部尚書王志宣傳聖旨，毀廢無名額的寺院。由於事出突然，如晴空霹靂，他於彌勒像前焚香泣禱，

至誠感得佛像頭頂大放光明，人們爭先恐後前來瞻禮，一時間對三寶的信心倍增，而毀謗者莫不失明、舌腫！這時候，他並未捨棄他們，反以寬厚悲憫的胸懷，為他們在佛像前求懺悔

過，終於感得睿宗收回成命，化解一次佛教的危厄。

玄宗先天元年（西元七一二）年，他遷化後，葬於京城東郊寺莊塔亭。他深諳「三寶門中福好求」之理，一生致力興福造寺，一方面感化人們培福捨罪，一方面也因此提供人們修學佛法的道場，遂贏得後人「造寺祖師

」的尊稱。

／譯自《宋高僧傳》卷二十六
註：《宋高僧傳》卷二十六，作「慧雲，初從南嶽初祖研經。」但是，南嶽初祖慧思禪師之生卒年代為：西元五一五～五七七年，而慧雲法師生於西元六五五年，不可能師事之，極可能是從慧思禪師的門人受學。

9. 遠行印度、以慈憫心學貫三藏——慧日法師（西元六八〇～七四八年）

慧日法師，東萊人（即今山東掖縣），唐中宗嗣聖初年出家為小沙彌，就十分景仰剛從印度回來的義淨三藏（西元六三五～七二三年）。

他受具足戒以後，見到義淨三藏的譯經志業成就非凡，與鳩摩羅什、真諦、玄奘等並列為「四大譯經家」。他於是發願到印度去參學，並在中宗嗣聖十九年（西元七〇二年）乘船出海，經崑崙（今康道爾群島）、佛誓（今蘇門答臘）、師子洲（今斯里蘭卡）

等地，航行了三年才抵達印度。一到印度，他迫不及待地披星戴月朝禮聖蹟、參訪善知識，也努力研習梵文經典，前後歷時十三年。

他恪遵佛法慈悲利人的精神，發願為自他興福滅罪，於是長途跋涉，希望振錫還鄉。四年中，獨度大漠，爬山涉水，厭離娑婆的出世心志更加堅定，而天竺學者也異口同聲：「專念彌陀，求生淨土，是菩提道中最便捷、穩當的法門！」他從此即以踐行

彌陀法門為行持依準。

後來途經北印羅國東北山上的觀音像前，他至誠頂禮，發願斷食捨身，往生淨土，親事彌陀。到第七天入夜，見到觀音大士現紫金色相，以右手摩他的頭頂：「你更要發願弘揚佛法自利利他，勸導人們以清淨心，念佛誦經，求生極樂淨土，才能進一步契合三世諸佛的本願啊！如今，你得見我，必得大利益，應當更確信：淨土法門在末法時代勝過其他法門。」

說完就倏忽不見了。

他親聆大士的開示以後，發願弘揚淨土法門，於是遍遊西域七十餘國，經過十八年，才在開元七年（西元七一九年）返抵長安，謁見玄宗皇帝，以佛像、經典，開悟帝心，使國中蒼生受益；由於他學貫三藏，玄宗遂尊敕他是「慈愍三藏」。

天寶七年（西元七四八年），他在洛陽岡極寺入寂，世壽六十九，葬於白鹿原成小塔。由於他勤修念佛法門，又弘揚淨土教義，著有《往生淨土

集》三卷、《般舟三昧讚》等流通於世。後人便將他的淨土學說與淨土宗的慧遠、善導大師並列，稱為「慈愍流」。

／譯自《宋高僧傳》卷二十九

參考書目：

- 一、釋慧皎，《高僧傳》，大正藏第五十冊
- 二、釋道宣，《續高僧傳》，大正藏第五十冊
- 三、釋贊寧，《宋高僧傳》，大正藏第五十冊
- 四、熊琬，《袈裟裡的故事》，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七十年六月三十日初版



《徵稿》

「香光莊嚴」季刊的園地公開，屬於讀者所有，我們竭誠的希望您將自己或家人的學佛心得、人生探究，或能弘揚佛法、淨化人心之小說、散文、詩歌等創作，或有關宗教教育、佛學的論著、譯著等，皆歡迎踴躍投稿，廣結

法緣。

一、來稿請附真實姓名、地址及電話，便於聯絡。

二、稿件請用稿紙單面書寫，學佛心得及創作的字數以不超過一千五百字；論著、譯著則不超過五千字，發表時歡迎附上圖片，筆名尊重作者。

三、本刊保留刪改權，不願者請註明；需退稿者請附回郵與信封。

四、來稿若經採用，稿酬從優。

五、來稿請寄：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四十九之一號 香光莊嚴雜誌社收。

六、今年各期截稿日分別是：國曆二月一日、五月一日、八月一日、十一月一日。

訪悟因法師談——

學以致用的僧伽教育

編輯組 II 採訪・整理



僧伽教育的重要，我想這是大家所共同肯定的，因為僧伽是三寶之一，佛陀把住持佛教的責任，不僅託付給天龍八部、國王大臣或居士，更託付給僧團。僧寶既是三寶之一，對於承擔佛法的自修、內護或外弘，在知

見上，若沒有明確、堅定的信仰與理解，將永遠是佛教的內憂，所以僧伽教育很重要，而所學的內容也離不開三學、六度、內修和外弘。但是，可以透過什麼方式來學呢？

僧伽教育的演變與實質

佛在世時，並沒有特別設定佛學院、禪學院或律學院，而是由佛陀引領僧團弟子們，在水邊林下或山中過活，大家就在生活、禪坐、托鉢乞食當中，隨時接受佛陀的指導。後來出家久了，僧眾漸漸就隨各別的資質、

意樂或趣向等根器、性向的差異，志趣相投者常聚在一起，或研修戒律、或禪坐、或護法衛教，都是為自修化他之「用」而努力。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對當時僧伽的修學來說，是一種革命。設立了禪堂，長年

的禪堂裡有長老、師父或禪師，隨時耳提面命、提撕道念。在禪堂外的執事中，也隨時有人指導著，至於禪師們的修學是不是有一定的階次呢？那是有待考證商榷的。另外，由外國來的高僧所主持的譯經院，通常也是人們聚集聽講佛法的地方，但是能參與

譯經的僧人，他們的資質、文字能力

通常必在一般之上，是廣大僧衆中的極少數，而相對於其一生修學，參與譯經場又是短暫的時間。除譯經場、叢林之外，有大德弘法、講經、研戒、傳戒、辦道的地方，大家也會前去參學，那時，僧人常隨個人的需求到各地去參方，而這些都是僧伽教育的

實質。

至於辦佛學院，則是民國以來，整個大社會的政治，給予佛教的壓力，同時也受到西洋教育制度在中國社會的影響，開始創辦學校，太虛大師因此大力提倡佛教自己辦學。不過，當時辦佛學院多偏向保護寺產，因此，後來當政治壓力一鬆弛下來，辦學

也就不持續了。

政府播遷來臺後，佛教辦學不再是因寺產受到壓迫，而是大陸來臺的法師大德的醒覺。他們意識到：僧伽教育是弘傳佛法的根基，必須由佛教自己來辦，而且以僧青年為主，大德們鏗而不捨的結果，佛學院逐漸此起彼落於臺灣佛教界。

建立僧院制度，提昇僧教育品質

以弘傳佛法為目的的佛學院，雖是一個較完整的僧伽教育機構，但它還存有很多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除師資缺乏之外，就是學生中僧衆的素質不一，因此佛學院開課，無法比照一般學校那樣按部就班，這將影響

到辦學的成果。

學生素質的提高，先決條件是僧院要先建立制度，不亂度人。剃度後將成為大社會的宗教師，社會教育的基礎一定要夠，不然也要設法培育他們達到某種程度，像天主教的修女或神父，他們都要求必須達到某些水平

，而我們往往是只要認為「有緣」，就剃度、就受戒，這永遠會成為佛教的隱憂。僧伽教育的課題雖然龐大、複雜，但解決的根本就是不濫收徒衆、不濫剃度。

僧伽教育的階段

為能達僧伽之用，出家以後的教育，更需從僧人生涯修學的長遠眼光去衡量，我將它分為五年基礎教育和

長期的進修教育。基礎教育包括新血輪剛進佛門，先建立對佛門的信心、養成僧格和認識法義，這可由佛學院教育來提供。畢業後，還要學習處理

僧事、護法衛教，藉此認識弘化需求，並瞭解自己的性向與潛能，這至少需要二到三年，在基礎教育告一段落後，再隨著各人的意樂、趣向分系，

這就進入進修教育，或禪修、或研究整理教理、或處理僧事、或接引衆生；歷代《高僧傳》將高僧的特殊貢獻分爲十科：譯經、義解、神異、習禪

、明律、遺身、誦經、興福、經師、唱導等，大抵可歸納爲前述諸類，而這都是爲住持佛法的實際之用。因此，完整的僧伽教育應是多元的，而且

是終身的培育和終身的修學，無有已時。

僧伽的基礎教育——佛學院教育

佛學院的教育，我認爲必需強調它是基礎教育。近代，中國人都重視修行而義學衰微，大家認爲要趕快修行，的確，修行、踐行很重要，但沒有正知見，不知道教、理、行、果，用什麼指導修行和踐行？所以剛進佛門，還是要先把「知見」建構起來。

之後，才進入修禪、修淨土或修密，一定要經過對佛教法義的瞭解，且在自己身上經過一番反芻，才會在

身心上慢慢穩定、紮實下來，這時才是真正進入自己的行門，早期儘可以這裡嚐一嚐，那裡試一試，那是提供機會，也是佛門通識教育的階段。至於是不是這樣就找到了自己的行門？

有時未必然，有時還得經過幾番寒徹骨般的自我磨鍊，才會知道什麼法門最能對治自己的身心煩惱。

因此，在修學次第上，佛學院的階段是從建立道心、建立法義、建立禪觀等各方面，提供機會讓大家去學

習。離開佛學院後，慢慢沉澱下來，

找到個人的志向再下功夫，那才會變成自己的學問、道力，所以古來大德要養成禪師、戒師或論師，也不是三兩年一蹴可成的。更何況，我們今人越學越雜，想要一步登天，何其難呀！完整的僧伽教育，決不只有佛學院這段期間的，佛學院無法涵蓋、提供這麼多功能，它只能提供僧伽的基礎教育。

僧伽教育是學以致用的終身教育

目前臺灣佛教的僧人出家後，也有極大多數未經佛學院教育，直接在僧院中接受、完成教育的，像衆所周知的——西蓮淨苑，在智諭老和尚以

身作則，研經講論的帶領下，僧衆長年聽講經論、研學戒律和持名念佛，道風淳樸，穩實安定，造就不少弘法人才；北投農禪寺、萬里靈泉寺，則分別有聖嚴法師、惟覺老和尚，領衆

精進禪修，不但以持誦大乘經典、勞動作務爲日課，也定期開有禪七，爲僧俗翹楚，精進不已；而埔里慈光山僧團則以僧團制度，引導僧衆淨化人心、建立人乘佛教爲目標，在執事生

活中專修，推展各項弘法活動……等等。

僧伽教育的方式僅管不同，培育僧伽往自修化他、弘法利生的方向去努力，達到真正「爲用而學」的目標則是一致的。印順老法師在〈學以致用與學無止境〉（註一）中，對福嚴佛學院學生的講話，很值得我們去省思，他說要爲用而學，不管是用於修行、用於學問或用於護法衛教、興福事業，只要對衆生、對佛教有利益、自己也能從中找到未來的奉獻方向，這些都值得學。在爲用而學的修學中有兩大學習範疇，一是佛學，一是世學

僧伽教育需在僧團中完成

香光尼衆佛學院爲提供前述的機會，刻意規劃「學院與寺院合一」的教育，也就是提供成爲能住持佛法的僧人的基礎教育。在這階段以後，再視其才華、趣向，提供他往禪修、領衆、理僧事、弘化、翻譯或用近代學術、歷史考證的研究，乃至到大學去

，這些都是終身要學的。

學習既是終身的事，作爲一個僧人，就得有學不厭、學不倦的心態。但是，我看民初的禪堂開示，有個發現：在叢林或學院裡的學僧，他們都等著要快快出頭，也就是等人來請去當住持，或希望能早點弘法利生、爲衆生服務；其實這是一個好現象，問題是在要求速成，就像水果未成熟一般，會苦澀、不完美、不成熟，甚至還會有危險。

而現在很多佛學院的學生畢業了，他們回到寺院也待不住，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急著出外進修，佛門有很

講學、弘揚佛法……等方向再努力；我想，內修外弘的管道不是唯一的，但可從奉獻後，看出個人傾向再提供，不可勉強，勉強反會造成戕害，而這些努力都是基於——對佛教有信心、對人類有信心、能吃苦耐勞、耐煩、謙下等道心的基礎上，因爲僧伽過的是團體生活，在共同理念、理想下

多問題有時不是從書本可以讀到，必須透過學而時習之，才能真正了解，例如：佛門生活、寺院管理、佛教在整個大社會的角色……等等，這些在處處都需要僧人耐心地關心，不僅僅一生一世，甚至生生世世去努力完成。所以，最好能有一具足多聞薰修、教學相長的機構，就像印順老法師所說，能自己研究，研究以後也能有機緣，去爲別人或居士服務；此時才能試驗自己的知見、方便善巧的趣向，這也是一種不能抹煞的學習，這樣才不會閉門造車，只要肯學，它是有很多管道的。

，大眾互相增上，共同完成理想。對個人修行、僧院或大社會而言，僧人永遠代表佛教，只有僧人關心僧伽教育、關心佛教，佛教僧團能取得大社會的信任，每一個僧人才能蒙受其益，僧伽的血脈才能世代綿延不輟。

註一：印順法師，《教制教典與教學》，正

聞出版社，六十九年八月出版

【春風化雨】

如何修空觀（下）

法燈法師講
章積法師譯

二、如何掌握「我」與「無我」的關係 是「我」坐在這裡嗎？

「無我」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它跟「空」所不同的只是名字，因「無我」沒有一個實體，它就是「空」。

一般人對「我」的見解有兩種：一種是常見，認為有個實體——「自我」，現在有「自我」，死後也有個「自我」。另一種則是斷見，認為現在和死後沒有「自我」，於是就不接受善惡，也不相信有生死輪迴。這樣主張「有我」的人就跟主張「非我」的人爭吵。而佛陀的觀念是中立的，他看清楚「無我」，不跟任何人爭吵。

「無我」就是沒有實在的主體，我們接受自己及這世間一切，但要清楚它沒有一個實質的「自我」。如我們坐在這裡，大多數的人都會堅持：「我坐著」，但經

過訓練的人，他會認為坐著也是「無我」，因為等一下就會起來。我們時常感覺我坐、我站、我走、我動，這種「我」的感覺要改為——不是我坐、不是我站、不是我走、不是我動。如此念念不忘，才能進入「無我」。假如還感覺坐是「我」，站是「我」，感覺有「我」，你們的心就不是「無我」。假如我們問：坐著的是誰？是身體在坐或者「我」在坐？感覺的是「我」，還是心在感覺？頭有「我」嗎？手有「我」嗎？腳、心臟、耳朵、鼻子有「我」嗎？這些都沒有「我」，那麼我在那裡？實際上沒有一個「自我」。

由於大自然因緣條件和合，有地、水、風、火、空

、識六大，我們就執著有「我」、「我所」，因此就不「空」了。我們的嘴巴可以照樣說有我、是我，但內

心要知道是「無我」，無論想或做都不可以有「我」的感覺。

什麼是「生」？什麼是「死」？

佛陀教導我們須以三個原則思惟「苦」：(一)它是真正的問題，(二)它能被我們看到且能被證明，(三)它能透過我們自己的智慧去解決。假如不屬於這三原則的問題就不要去管它，假如我們去注意它，我們的心將去造作，陷入痛苦之中。

佛陀教法裡有二個非常重要的字——生、死，假如不明白生、死，我們就無法明白佛陀的真理。佛陀開悟時感覺沒有一種語言、文字，可以把他所知道的表達出來，因為那是個人內在的體驗，所以他就借用已在社會上應用的語言——生、死，表達出內心的感受。現在我們就用上述三個原則來思維生、死。

一般人認識的「生」，指的是從母親的肚子生出來。當從母親的肚子生下來時，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就沒有任何問題；而那時自己可以看到自己嗎？我們閉著眼生下來，所以也不會有問題；最後這「生」的過程不是在你生下來時就結束了呢？顯然「生」的問題在生下

來時也解決了。所以母胎的「生」是不苦的，因它不是真正的問題。

現在我們來看看「死」。每個為人解說死亡的人都還未死，聽的人也都在黑暗中摸索，他們只是用一些分析來解釋，其實聽者、講者都仍在黑暗中摸索，人可以看到他自己死嗎？死了還可以避免死嗎？躺著的屍體會有苦惱嗎？真有輪迴嗎？佛教因人的智慧不同而有適應根機的教法，如基本的道德，教人止惡行善——假如這一世做好事，下一世就出生在善趣，假如這一世為非作歹，下一世就出生在惡趣。每個宗教都有這樣的教法，但那輪迴不知要在何時結束。佛陀就是因對生老病死有疑問而出家，若光明能解除黑暗，生老病死到底要用什麼解除？他到處去跟當時的宗教導師們學習，也沒有一個人能給予答案，最後他自己頓悟了「無常」、「無我」的真理，當時佛陀就說：「假如有誰和我成為法友，他就不再生老病死了。」

解除內心的生死輪迴

有個唱帝比丘原來是婆羅門，他原有的見解還未消

除，就向居士說人死時有個識從身體離開而到外面投胎，佛陀便問：「什麼是從前世到今世的識的起因？什麼

是今生的識的起因？什麼是今世到來世的識的起因？」他都不能回答，因為他聽信以前所說的——人死後離開身體去輪迴，這是一般人的見解。我們無法看到自己死，而且我們也還沒有死，更不能避免死，所以這不是佛陀所要教的。

佛陀所教的識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這些識有因緣就生起，剎那生滅，它是無常、苦、無我的。如眼識生起就必須要眼睛接觸物體，當眼睛看到這種景色時，就生起喜歡、討厭，它使我們的心起了各種造作而產生苦，這是自己可以看到，可以解決的。這六種識我們有辦法去避免、解除或禁止它生起，其他的識就沒有問題了，因為假如不能保護這六識，每一識都會帶來苦惱，假如能控制這六識，現在就不苦了，來生能控制或解決它，那也不會苦。這就是佛陀自己開悟的識。

至於別人所說的常見、斷見的識，佛陀沒接受也沒拒絕，誰要去相信都好，如能息滅煩惱就是對了，不必浪費時間爭吵，因為我們的問題在苦或不苦罷了，有和沒有不是問題，我們爭來爭去就生起苦了。佛陀說一切事物沒有實在的「自我」，只跟隨自然的定律生滅，所以以後你們不必跟別人爭吵這一方面的問題。至於死後識從身體離開到外面投胎，這種教導是為根基淺的人而

說，使他接受善惡果報輪迴，就不會做惡，但相信這種識的人還是會擔心現在與未來，煩惱依然不斷。假如我們能真正知道「無我」的真理，我們的心就停止造作而完全止息煩惱了。

由這三個原則來看，一般所講的「生」其實不是佛教所要探討的問題，佛陀的「生」指的是內心的感受——有「我」或「我所」的感覺，內心有煩惱就會產生痛苦，這痛苦是自己可以看到、解決的。佛陀所說的「死」，其實指的也是內心的感受，佛陀認為人有苦惱就等於是個死人，他的心起造作就是死人，生起歡喜或討厭的情緒就是死人，因為他的智慧已經死了。身體會老，假如內心沒有苦惱就不老，因內心不起造作；身體的病痛是順自然律，是無法解決的，但心理的病痛可以解決。第一位解除煩惱的人是佛陀，佛陀內心沒有煩惱，不再繼續「生」了，他一直安住在「空」中。

身體的生死我們不能避免，自己也看不到，更無法解除，但是內心的生老病死輪迴是自己可以看到、可以解除的。佛陀的心已不再生死輪迴，至於身體就隨著因緣解決它，因它是因緣的組合——無常、無我、空。一切都是無常的，法誰作誰得，讓別人幫助我們是不可能的，去祈禱也不可能，必須要用個人的醒覺心、智慧來修行。（本文標題乃編者所加）

西藏僧教育一瞥（下）

釋見諦 II 著譯

《六、學校、政府及民間的關係》

前面曾經提過西藏的政治體制是政教合一式的，在家衆與出家衆各有約一百七十五的官員，平行一起治國。這個特色使得出家衆，從個人角度說，與民間的政府關係密切，事實上，在政府的組織裡，每一工作都有出家人擔任，甚至是看管監獄，也是一個出家、一個在家人共同協理(泰林，1986)。不過出家衆不同於在家衆，在家衆的官員大多是由貴族世襲而來，但任何一個出家衆都有可能從事官職。達賴喇嘛十四世曾經指出，出家僧衆促進了西藏貧賤階級的翻身，促進了西藏的民主風氣，因為許多成就高的喇嘛，特別投生於佃農家。由於這個緣故人民對出身低的人心存恭敬(噶索，1990)。

從團體的角度來說，出家人有其自己的組織，由於出家的人口多及寺院的規模大，因此，尤其是位於拉薩的幾個大寺院，他們甚至在西藏的國民代表大會裡擁有

一些席位。他們所發表的言論也相當有力，舉例說，達賴喇嘛十三世想要增強西藏的軍力，以防衛國家不受外界強國的侵略。擴大征兵，增購武器，提高寺院的地稅等案被提出討論。出家衆堅持其非暴力的信仰，不願意看到他們的國家及百姓，從事殺人的事，當然他們也不喜歡增加地稅這個主意，因此他們強烈的反對，甚至幾個位於拉薩的大寺院還示威抗議，結果達賴喇嘛的提案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在執行上也特別的小心(貝爾，1987)。實際上，政府有時不得已必須出動武力，以達到社會秩序的維持。達賴喇嘛第十四世指出僧團的保守力量，一向是西藏社會的控制力與安定力，不過在社會改革的推動上有時卻是一種障礙(噶索，1990)。不可思議的是，若有對政府的施政不滿意，西藏的百姓很少責怪達賴喇嘛，他們大多責怪擔任內閣的人，提供了達賴喇嘛不實的訊息(貝爾，1987)。

在拉薩每年新年的時候，這城市的警察則由哲蚌僧院的僧眾取代（此寺院是世界上最大的寺院）。這段時間裡城的規矩管得非常嚴，舉例說沒有任何人可以在市中心騎乘動物代步，女眾也不准服裝不整地在外面走動，有時候僧眾根本不准在街上出現，大家都知道僧警在使用鞭子時，不但毫不遲疑而且手下無情（泰林，1986）。

達賴喇嘛有一個私人的寺院，這寺院位於拉薩的行政大樓布達拉宮裡。這寺院的僧眾負責協助處理達賴喇嘛的一切宗教法事。

《七、當時的僧教育問題》

生命的軌則之一是，不論人們如何的防範，缺陷總是免不了的。認識這個軌則，人們在面對不可避免的變化時，有機會掌握變數以影響其變化。佛法所強調的是：接受並認識變化的現實，並進而將它的正面影響力擴大至極限，以利益最多的生命。當然，西藏佛教教育也不例外，有其不圓滿的地方，其中有三點特別值得討論，那便是：僧眾的質比不上它的量；課程目標太單一；太著重辯論，對於其他治學方法，如寫作等，不很受重視。

雖然，西藏出家人一向以其解門要求嚴謹著稱，其僧團的規模、僧眾的人數、寺院的雄偉，都令人望塵莫及，可是以其平均品質來校量其數量，則又是另一幅很不同的圖樣。提高全體僧眾的品質，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不是每一位僧眾都有那麼好的機會，有那麼豐富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服務於政界的僧眾，除了具有佛教教育之外，沒有其他相關的職業教育或在職教育。除了少數僧眾，在官方學校學到公文的處理與撰寫之外，大部分僧眾，就憑著他們所接受的佛教知識與訓練來作決定。

雖然寺院接受信眾的供養布施，也有些寺院擁有土地，可是還有許多寺廟無法在經濟上自給自足，他們必須仰賴政府的補給，尤其是糧食方面的補助（達賴喇嘛第十四世，1992）。

的資源，或有那麼大的能力，可以長途跋涉來到大學府，乃至說有那麼充份的能力通過入學考試。達賴喇嘛十三世與十四世，都對提高僧眾的品質十分關心。他們經常巡視各寺院，到各寺院跟僧眾傳授戒法、講說經教以及提攜戒律的受持。達賴喇嘛以為西藏出家人的數量太多了，他說，品質更重要（固德曼，1986）。

西藏僧教育的唯一目標在發菩提心成無上正覺，為達到這個目標，學生必須投注全副身心。由於全副精神放在佛法的修學，因此僧眾對世間的一切事業，完全忽視或放下。本來這種修學態度是必要的，問題真正出在對這種態度的「執著」。拒絕與外界接觸、不願意推動社會改革、深怕受到外力的控制，都是典型的問題。還有，由於這點價值觀不同的關係，西藏的出家人比起西洋的宗教專職人員，在從事社會服務這方面，看來也遠

遜於他們的積極。而以不染著的心，改善現實生活與社會，有愈來愈受重視的傾向。

另一個以佛法為單一目標而修學的副作用，在西藏的僧眾身上，很嚴重的表現出來，尤其是在一九五九年之後。許多西藏出家人為珍惜其信仰自由，逃脫中共的控制，他們不得已離開自己的國家，轉瞬之間，他們身處異國，不但信佛的人少了，連他們自己的語言，也一下子完全行不通時，僧眾的生活簡直苦不堪言。正如獲有格西學位及密教學位的重格拉仁波切（若透，1991）在其自傳所說的：

當時我認為儘管國家困難重重，我還是決定要留下來，與達賴喇嘛及我的老師在一起，同擔苦難，而不願意到一個陌生的國家一切重新開始。從當時到現在，我時常無限感慨的想起，我那充滿智慧的善知識空休格（Konchog）跟我說的話。「當重格拉在空休格座下修學的時候，空休格曾建議他去學英文」尤其是我在紐約大百貨公司擔任物品貼標員的時候，他的話就在我的心上

參、結語

西藏僧教育的制度是延襲印度而來，從第七世紀一直流傳到現在。二十世紀初，由於西藏制度的動蕩不安，其佛教引起了全球的注目。西藏教育制度與大部國家的教育制度最大的不同是，它非常著重終生教育，在他

，以無比的力量敲擊著。

前面曾提過，口試是西藏用來鍛練學生心智，並考驗其學習成果的主要方法。辯論是每一種考試必然的要求，爲了要能夠有效地辯勝對方，學生必須背誦許多經典，必須熟悉邏輯及辯論技巧。可是把寫作視為治學的工具，卻一點不受重視，學習公文的書寫只是少部分僧眾的訓練。矛盾的是，有些已經拿到格西學位的人，在寫字及寫作上還有困難。雖然口授有其不可取代的優點，它能在教學上對機說法；可是純粹仰賴口授也有其缺點。如果沒有現代科技的話，口授只能局限在某一時、某一地、某一些聽眾，寫作則不然，它可以提供廣大群眾接觸佛法的機會。試想：一個僧眾花了那麼多年的時間，孜孜不倦地從事嚴謹的學位辯論會，卻沒有留下一個類似今日研究所的論文，一方面能夠長久保存，另一方面能夠提供後人參考，這不能說不是一種不幸！在現代的西藏教育裡，將寫作當做一種深度的治學工具，是應該提倡的。

們教育目標裡，沒有爲當前的短期目標；所有的學習都針對最高目的——成無上正覺而發展。其教育大約於六歲開始，直到幾十年以後才告一段落，整個制度包括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其組織主要以科目來連貫。不同的

班級代表的是學生的學習進度，學生年齡與班級完全沒有關係。其佛學研讀非常嚴謹，不過它只是修行的基礎。

佛教在西藏文化裡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其寺院及出家人的數目，充份地說明這層關係；全國大約有六千個寺院，其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至廿五是出家人。西藏佛教有四個大宗派，每一派都有其一套修學課程。噶魯派的課程被分為十五個階段，格西學位是經學的目標，之後學生可以繼續追求密教學位。學生除了必須修完課程之外，還必須通過學位考試，才能拿到學位，而所有學位考試，都以口頭辯論的方式進行。

每一學生入學時都有一個入學考試，其重點在測驗學生對某些基本經典的認識。生活上，學生都住在如同鄉會的康村，每個學生都有二至三位指導老師，佛法由教授法師教導。學生花相當多的時間熟讀經典，並與同班同學或其他班同學辯論其內容。

學校的內部由院長領導，其下有糾察等其他職務，寺院與寺院之間，雖然行政可能獨立，可是在法的傳承上，沒有任何一間寺院是完全孤立的。西藏寺院的組織有一個科層結構，小的寺院有其本宗的上院，一般說上院在規模上比較大、比較完整，而且提供完整的教育。自從一六四二年以後，達賴喇嘛一直是最高的宗教領導及政治領袖。

對外界說每個出家人，都有機會與民間的政府產生關係，因為西藏的政治制度是採政教合一制。出家眾與

在家眾並肩料理國是，出家人稟著佛法的教育來治國，他們保守的勢力很大，在政治上發出其或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其他不在政府單位做事的人，也與老百姓關係密切，他們協助百姓處理生活上，從出生到死亡的一切瑣事。雖然說，有很多出家眾選擇住在茅篷裡，或短期，或長期，乃至終生不與外界接觸，可是還是有無以算計的出家人，擔任西藏百姓的家庭顧問。由於傳統所致，西藏出家人在社會上，擁有崇高受人尊重的地位。這特殊的地位是西藏世世代代的出家人，辛苦耕耘以身作則，辛勤化渡利樂眾生而贏得；也是世世代代的出家人，以優異的行持維繫不墜的。

可是西藏僧教育也有它的問題，其中有三個很值得討論：第一是出家眾的質與量不相對稱，因此，除了注意提高其學習品質之外，還必須向全體僧眾推廣基礎教育努力。達賴喇嘛曾表示：西藏出家的人數太多了！第二個問題很巧的是，它竟也是西藏僧教育的特長——專修佛法，出家人一心致力於佛法的修學，往往反對所有他們以為過份的社會改革。另外，在外界環境失去控制時，他們的單一所長嚴重地限制了他們發揮彈性，而創造新生機的能力。最後，在他們的課程裡，顯然對各種智能的培養不很平衡。學生在記憶上及辯論上受到特別的磨練，可是，其他像以寫作來治學卻不普遍。寫作不但是一種有效的為學工具，也可以將良好的作品流傳下來，因此應該予以提倡。

參考書...

- Bell,C.(1987).Portrait of a Dalai Lama: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great Thirteenth. London:Wisdom Publications.
- Dalai Lama the XIV.(1983). My land and my people:Memoirs of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4th ed. New York:Potala Publications.
- Goodman,M.H.(1986). The last Dalai Lama:A biography.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 Gyatso,T.(1990).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Harper Perennial.
- Kalu,R.(1986). The Dharma that illuminates all beings like the light of the Sun and the Mo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Karma Center,(Ed.),(1991). Tibetan Monastics: Traditions of the past and Lives in Exile. Dharma eye. Taipei: Karma Center.
- Goetz,P.W.(Ed.),(1990).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 Chicago: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 Knowles, A.(Ed.),(1977).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igher education. San Francisco:Jossey-Bass.
- Norbu, T.J.(1986).Tibet is my country: Autobiography of Thubten Jigme Norbu. London:Wisdom Publications.
- Rato,K.(1991). My life and lives:The story of a Tibetan incarnation. 2nd ed. New York:Rato Publications.
- Rigzin,T.,Russell,J.(1987). Glimpse of the Nyingmapa. Cho-Yang,v1, n2, p.6-22.
- Sakya,J.,Emery,J.(1990). Princess in the land of snows:The life of Jamyang Sakya in Tibet.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 Taring,R.D.(1986).Daughter of Tibet: The autobiography of Rinchen Dolma Taring. 2nd ed. London:Wisdom Publications.
- The Third Dalai Lama.& Mullin, G.H.(1982). Essence of refined gold. 2nd ed. Ithaca, New York:Snow Lion Publications.
- Wallace,B.A.(Trans. and Ed.),(1980).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Geshe Rabten: A Tibetan Lama's search for truth.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 Yeshi P.,Russell,J.(Eds.),(1987). The Geshe Degree. Cho-Yang. v1, n2, p. 102-104.

「突破先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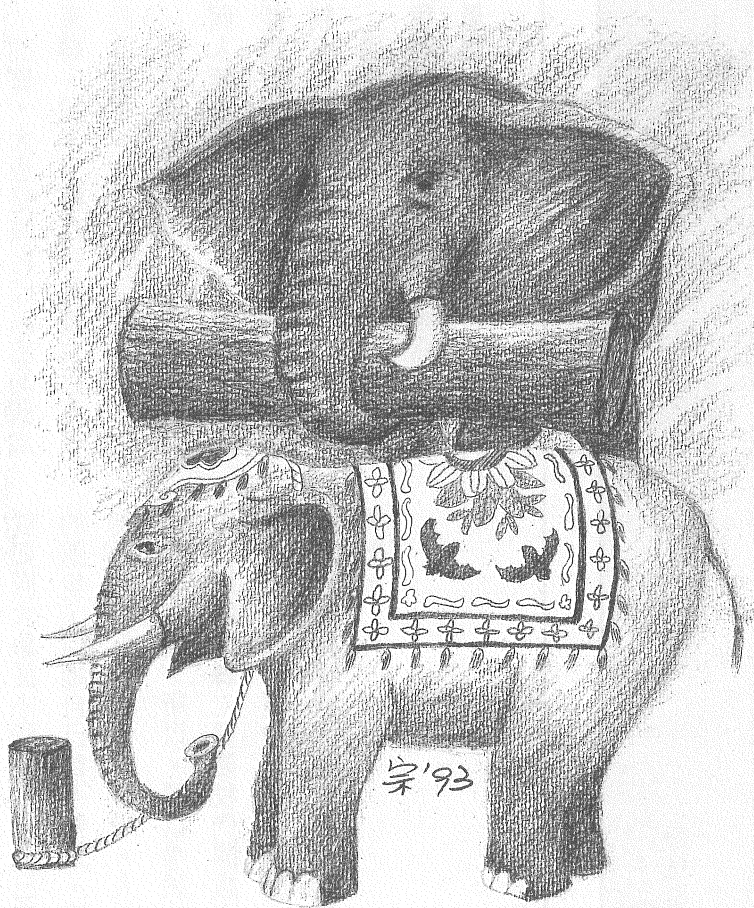
釋見日一纂集

一位朋友告訴我說：馬戲團裏表演的大象，都是從小就開始訓練的。

大象小的時候玩性很強，所以就用繩子把牠栓在木樁上，頑皮的小象拼命地想要掙脫，但由於力量太小，雖然經過很多次試驗，總沒有辦法把木樁拉起來。時間久了以後，只要把小象綁在木樁上，小象知道自己無法脫逃，也就很安分了。

小象漸漸長大，終於變成了大象，可以在馬戲團裏面做很多表演。

有一天，當馬戲團表演完之後，朋友的小孩跑到後台去看大象；當他看到大象居然很安份的被繩子栓住時，不禁好奇地問父親說：「爸爸，大象可以搬運那麼多東西，似乎力大無窮，為什麼在表演之後，卻連一根木樁也拔不起來呢？」



(繪圖：陸承宗)

朋友回答他說：「孩子，因為大

就沒有要去移動木樁的企圖。

象從小就被綁在木樁上，牠一向的經驗，是木樁的力量比自己大；由於從小就順服於木樁的威力，所以即使已經長大了，大象仍然以為自己無法掙

其實，大象是被自己以前的觀念所束縛，牠不了解自己的體力已有很大的改變了。

脫木樁。因此，只要用一根繩子把它栓在木樁上，牠就乖乖的被綁住了。

從這個故事當中，讓我聯想到：一個人無法發揮潛能，可能不是真的無能為力，而是由於過去某些經驗的限制。

—

親愛的朋友！大象的力量實際上是很大的，但是從小遭遇的經驗，使牠覺得木樁的力道比自己大，所以也

過去一些做不到的事情，並不代表我們現在仍然做不到，因為，我們的思想、行為或能力，都不斷地累積

、增長、變化，並不是永遠不變的，就如同大象從小到大，力量已有極大的進步，但牠自己卻不知道，竟仍受制於一根小木樁；同樣的，人的成長也是很大的，所以，可以嚐試突破過去經驗的束縛；只要我們開放心靈，不執著過去的經驗模式，那麼，我們就可以發揮潛能，改變及創造自己的未來。

【一葉一如來廣播錄存】

「微笑的一天」

釋見倫II纂集

微笑，就像我們每天飯菜裏的調味品一樣，確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雖然這些調味料看起來好像不是很重要，可是却能發揮很大的效用。微笑可以讓家居生活氣氛更和諧，可以使工作場合生意往來趨於順暢；微笑可

以化解無謂的紛爭，消除敵對的緊張，使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更加融洽。時常微笑，還能擁有一張和善的面孔及一顆年輕、永遠不老的心。

有一個古老的故事是這樣說的：一天，秦始皇問徐福怎麼樣才能夠長

生不老。徐福回答：「要臉上常笑，但不失威儀。」

秦始皇還是不懂要怎麼笑。徐福就壯著膽子，抬起頭向著秦始皇微笑，並且說：「就像這樣笑！」

秦始皇勉強學了一下，可是笑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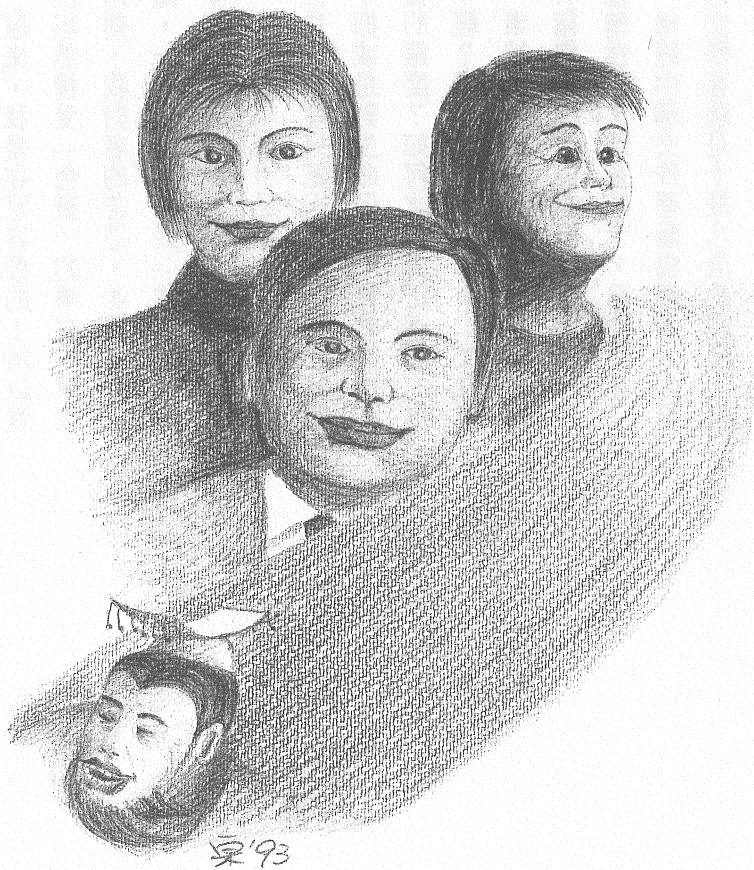
一副猙獰的樣子，把徐福嚇得倒退數步，只好改口說：「要保持內心愉快的微笑。」

話一說完，秦始皇惱羞成怒粗聲大罵：「你這個可惡的徐福！居然敢愚弄我任你擺佈！」徐福縮著脖子，膽戰心驚地說：「皇帝不願求諸已，就只有求諸神仙了。」

秦始皇好奇的問：「神仙可以給我什麼？」「神仙能讓皇帝內心愉快啊！」「我不要再什麼內心愉快，我只要長生不老。神仙在那裏？你快說！」徐福被秦始皇的怒吼聲嚇得脖子又縮了一截，低聲回答說：「就在您的臉上。」

親愛的朋友！故事裏的神仙和長生不老藥，其實就是微笑。微笑雖只是一個小小的臉部運動，但秦始皇却笑不出來。因為他沒有一顆愉快的心，也因為微笑絕不只是牽動幾根肌肉、拉拉嘴皮而已，而是內心喜悅、真誠的自然流露。

微笑是可以學習的，如果您不常



(繪圖：陸承宗)

笑，仍然可以找到使自己微笑的方法，那就是，每天一早醒來，先告訴自己：我要用一顆歡喜愉快的心，來面對今天的生活。然後盥洗時，就對著鏡子笑一笑，先把第一個微笑送給自己。事實上愉悅的心是我們很重要的

精神食糧，我們都知道要日食三餐，有人甚至加點心、宵夜，同樣的精神的食糧也要天天補給。

親愛的朋友！在一天的開始，把第一個微笑送給自己，用一顆微笑的心，來面對一切的人和事吧！

童子心

釋自谷

安慧學苑烹飪聯誼那天，德貞學妹也來了，她一進門，興奮的嚷著：「我回來了！」然後，她像發現什麼似的仔細地端詳了我好一會，接著才悄悄地說：「師父，雖然您氣色很好，但是，您知道嗎？您的臉上已經有皺紋了，而且剛剛遠遠地看您站在這兒，感覺師父很蒼老囉！」

儘管近幾年來很少照鏡子，但從自己體能、記憶的衰退，還有皮膚上歲月劃過的痕跡，我確信德貞講的不是頑皮話，而是事實，但是，聽到別人如此坦白地說出來，我竟有一種「驚心動魄」的畏懼感。

向來居士都說：「法師看起來好年輕，剛出家吧？」「是不是才高中畢業？」「像囡仔師父！」由於每個法師圓頂之後，長相都一樣，外人根本無法辨認，「年輕」幾乎就成為我的標誌，多年來，我已經十分習慣當

「年輕的法師」，心裡並沒有「老」的準備。而今，乍然要面對外表青春的消逝，不知怎麼的，心裡泛起「酸酸」的失落感。

原來，我是在意容顏的！所以我無法坦然接受「色衰」的事實！原來，以前，我對老的苦迫，並沒有真正認識，一直到此刻，對「雞皮鶴髮、行步龍鍾」的心境，總算有些領略。

雖然，「老」是無法拒絕的訪客，但是，年輕只是人生中的一段時間嗎？抑或是對生命保持一貫的熱情和關懷的態度？如何才能真正不老、永遠年輕？這令我憶起本尊——文殊菩薩，素被尊為七佛之師，甚至為三世一切諸佛之師，但在很多經典中，卻把他稱為「文殊童子」，為什麼？

佛經中稱文殊菩薩為童子，並非表示文殊菩薩是十歲八歲的囡仔；也不是說，文殊菩薩擁有常保青春的「

駐顏術」；而是表示：他有著童子一樣的純潔、樸實和天真。平常我們形容童子，總是說他們天真爛漫、胸無城府，沒有一點虛偽造作；而菩薩的

任何欺瞞或保留。正因為文殊菩薩所展現的是如此洋溢赤子之心、熱情的生命風貌，所以他又被稱為「文殊童子」。

心腸，正是代表這一率真無邪，以平等正直的態度，對待一切衆生。又如小孩子，不論做什麼事，總是以誠誠懇懇、全心全意的心情去完成；而文殊菩薩對衆生，也總是一本熱情，不疲不厭、無怨無悔。再者，每一個小孩，如果得到什麼新奇的东西，總是慷慨無私的呈現在同伴面前，絕不隱藏；而菩薩亦如是：以赤誠的心將佛法獻給衆生，使衆生同得法樂，沒有

我想，現代人也許和我一樣——需要智慧，一種能夠了別何為永遠、何為短暫的智慧；需要一種認識有限生命的必然限制——如眼角終究會出現魚尾紋的智慧；更需要一種超越有限的智慧——能夠以歡喜的心情迎接老化，同時在身體的無常變化中，仍可以年輕的文殊童子心，不斷的自我充實和學習，並散發出生命的光和熱，在人生每一段的旅程中。

「性、相」與我

釋見讓

這學期佛學院開了日文課。日文各項詞類的變化，常使得初學日文的我一頭霧水，於是到圖書館，希望從書海中找到指點迷津的參考書。

沒想到日文書還真不少，新舊版

都有，耐著性子一一翻閱，一小時後，終於找到一本適合的日文書，但是看它發黃的書頁，舊糙的書面，就好像小時候舅舅給的舊參考書一樣，那樣古老，在接受重視包裝文明洗禮的

我看來，簡直是落伍，心裡暗暗懷疑：這本書出版將近十年了，內容正不正確？會不會已有增刪？其實更深層的聲音是：「這本書都發黃了，還能用嗎？」於是我再次將它放回架上。

上了四個月的日文課後，當我再到圖書館，取出這本書來看時，發現它挺實在的，解釋十分清楚，而原先對它的懷疑也漸漸褪去了。

印順導師的「中觀今論」中提及「性、相」：諸法是相對的現實，外觀的相不一定是其性；內性與外相可能是不一致的。而我常常以眼根所看的、耳根所聽的去了別外相——這是美的、醜的，從此更衍生我的覺受——這是我喜歡、不喜歡的；這是我的、你的、他的，而框定它的價值，忽略了眼耳鼻舌身意的了別也是會改變的。譬如那本日文書，初見時覺得它不錯，後來因它的外觀不符合我眼根所喜歡的美感，就否定它；再過一段

時間後，分別的重點移到注意書的實用性，對於外觀就不似先前般地計較了。而那本書一直都放在架上，內容、外觀絲毫未曾改變，但由於我對日文的認識逐漸增加，我對它的價值也有了前後不同的看法，這些都是因為我處在相對的現實中，所以我對它的肯定、否定，也因眾多因緣的不定，而不是最究竟的真實。

所以「諸法常無性」，因為諸法皆是相對的現實，而非絕對的真實，乃至其性也是眾多因緣的組合，這些因緣亦在變化中。以這本書而言，日後再版時如果有人對它的內容作增刪，它的性也就改變了，故外相不一定是其性，其性也非絕然如此，那麼我們的心意識所了別的，又豈是恆常不變的呢？

也許在日常中，可以此來觀照自己的執取是什麼？不要被外相所迷惑，甚而被欺騙了。

媽媽的供養

鍾念君

媽媽是家裡的「烏龍專家」，也是一致公認最笨、最沒有慧性的一員，因為媽媽記性奇差，又不會說話，每次說話爸爸和我都急著去糾正它、搶救它，有時在這種情況下，媽媽還會情緒不佳，是我們公認的不理性的行為。

不過媽媽在家裡最突顯的是：她對佛菩薩最具信心。每次回紫竹林精舍，我們問訊加三拜只需五秒鐘全程解決，而媽媽總是在大殿待了好久還不出來，我心裡說：「媽在家裡嘮叨得還不夠，現在又在對佛菩薩嘮叨了。」

有一陣子家裡經濟情況不甚寬裕，媽媽準備我們生活所需已很拮据，沒有多餘的東西來供養佛菩薩、供養師父。她很在意。可是，我們的回應是：「媽，自己都吃不飽了，還去供養佛菩薩和師父！」「等到我賺大錢以後再說吧！」

有一天媽媽學生的家長送了她一樣禮物，媽媽之高興可以用如獲至寶

來形容，從拿回的那天開始就心心念念的提醒自己和我們：「星期六放學後，我要把禮物拿去精舍供養師父，你們可要記得提醒我啊！」媽媽露出笑容，就像我小時候要去遠足一樣，充滿期待和滿足。我們也習慣媽媽深具信心的虔誠，不予置評。

好不容易媽媽盼到了星期六，我陪著媽媽到精舍，車子一停好時，我迫不及待地打開放在機車前籃內的小包包，啊！是一瓶洗髮精！「媽，妳帶洗髮精來做什麼？」「要供養師父啊！」「有沒有搞錯啊！師父哪有頭髮？」媽媽一經我「提醒」，像個洩了氣的皮球，可是她不放棄，還是把洗髮精拿進精舍，師父歡喜的收受了。從此媽媽相信師父洗頭也是要用洗髮精的，而我則認為師父只是想讓媽安心罷了。

這次在媽媽的鼓勵下，參加香光寺的大專青年學佛營。今天早齋唱供養偈的梵唄聲中想起了媽媽的洗髮精，我突然發現媽媽供養的不只是一瓶

洗髮精，而是一顆赤誠的心；師父收受的不正是一位居士虔誠的供養嗎？想想自己，每天過堂時隨著師父、大眾念「供養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但自己到底真正供養了幾尊佛菩薩呢？有時專注地念了其中的一兩尊，其他的心念則停留在桌上的茶

餚——這是我喜歡的，那是我討厭的；有時是停留在昨天的課程；但大部份的時間是注意眼前蒼蠅的起落、腳上的蚊子又來一下了……。

此時，若在家中，媽媽正是掛滿頭銜、封號：「烏龍專家」、「情緒不佳」、「最笨」……我開始有些心領神會了。

一則以願轉業的故事

何清雄

阿秀是我一年前在法會中認識的研讀班同學。那夜我擔任巡察工作，遠遠地看到一個人在中庭徘徊，「同學，這麼晚了怎麼還沒就寢？」我走近前關切地問。「在被窩裡冷得直發抖，怎麼睡也睡不著，最糟糕的是我腎虛寒，大約一個小時就需起來如廁一次。」她縮著身子，低著頭回答道。「怎麼會這樣子呢？」我好奇地探問。寒風中，她訴說起一段往事……

我排行老么，當我出世不久，父母就相繼去世了，記得大嫂入門後，對我並不友善，經常在飯桌上呵責我，因此吃飯時間是我最緊張、最不敢面對家人的時刻，我藉故逃避，或被迫吃些剩餘飯菜充饑，因疏於照顧而經常生病，生病後又得不到適當的調理，我的意志是封閉的，只知道我是愛哭的，我需要哭訴。

我對大嫂的憤恨並沒有因為我的長大和稍懂人事而略減，我開始使用

* * *

怒目相向、惡語相譏，搞得全家雞犬不寧，常被街坊鄰居看作笑話。每當午夜夢迴，浮現眼前的不是媽媽慈愛的撫慰，而是大嫂的臉孔，我會情不自禁地握緊雙拳，咬緊牙關，久久不能自己地流著眼淚……我痛恨大哥和大嫂，於是搜索一些最難聽的語言，以便明天可以咒罵他們，常常到天亮仍無法入睡。恨意愈積愈深，內心常如波濤般洶湧，身體也每下愈況，真是苦不堪言。

一個偶然的因緣裡，我接觸到佛法，親近師父，一日，法師開示：「業力雖大能敵須彌、能深巨海，但願力比業力的力量更大，只要我們發願並確切踐行，必能消業障趨向善道，使自已與家人同獲喜樂。」法師說只要我們誠心發願「禮敬諸佛、稱讚如來」，每晚在做功課後加一句讚美、祝福的話，就能消彌彼此間的隔閡和積怨，那當中我彷彿看到遙遠的一線曙光。

就這樣，經過內心一次又一次的掙扎、淘洗，勉強的讚美與迴向，發

現自己的心地漸漸清明柔和起來，有一天當我看見大嫂把飯菜端上桌時，我突然發現她也是我們家的一員，我一直渴望大嫂就是取代媽媽，但奈何她不是我的媽媽，我在期待、盼望她的慈愛中要求她，我看到自己捨不掉對大嫂的要求……當我發現這個秘密以後，我的身心比以前少生病，我的改變也得到了大嫂善意的回應，彼此的語言也和諧起來了。

我自知身體不好，又不想成家，但願此身能奉獻……

* * *

傾聽至此，流淚的是我，不是她，她已經輕鬆多了，不是嗎？難怪，我經常在勞工公園看到她，法會時很賣力的工作著，很多義賣的場合，都看到她以「阿彌陀佛」向人招呼，誠懇地喚醒人們的慈悲心。

她的經歷也提醒我，人的一生並非宿命或定命，只要我們肯以願轉業，化煩惱為菩提，邁向清涼輕安是可預期的。

【教訊採摭】

北京智化寺京音樂團將來臺公演

【本刊訊】北京智化寺京音樂團將於八十三年元月間，來臺巡迴公演，演出時間、地點分別是：

元月十一、二日／臺北國家音樂廳

元月十四日／臺中中山堂

元月十五日／臺南市立文化中心

元月十六日／高雄師範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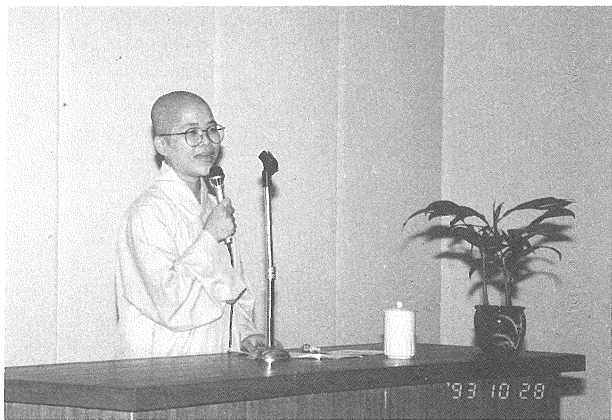
佛教音樂是表達宗教思想、情性的藝術之一，具有「遠、虛、淡、靜」的特色，能淨化身心。據知：建於

香光尼僧團法師應邀至大道國中、協志工商、中油公司演講

【本刊訊】為積極回應社會各階層對佛法的渴求，香光尼僧團法師分別於十月八、二十八、十一月六日應協志工商、中油嘉義廠、大道國中邀請，前往演說佛法，每次皆有百餘人聽講。

明英宗正統八年（西元一一四三年）的北京智化寺，至今仍有建寺初期的梵樂曲譜、技巧與編劇，使得融合梵樂、宮廷音樂、民間音樂於一爐的中國古老佛教音樂，得以跨越時空，經由演奏重現於世。此次這支以佛教音樂為主的樂團演出，包括誦經、管樂和法器三部份，尤其是管樂演奏為最特殊，歡迎前往聆賞。

於協志工商的講題是「還我明珠——談感恩與力行」，見日法師以佛典故事影帶「周利槃陀伽」，用毅力克服修學障礙的故事，激勵同學：每個人都有明珠——清淨光明的心性，以感恩的態度，盡心力行，終可尋回



◎見潤法師應邀至中油嘉義廠，演說佛法——「知心有幾人」。

（本刊資料照片）

衣裡明珠。

見潤法師以「知心有幾人」為題，從唯識學觀點介紹心識的面貌，勉勵中油同修：知心而後善用其心，尊重自己和別人，才能帶動祥和的社會風氣。

最後在大道國中，見願法師引導聽講的教師，以打坐數息澄淨身心，練習從「空」的觀點重新認識生活，看清束縛的癥結，將心與感覺分開，才能超越情緒束縛和壓力。

一探佛教根本教義 香光尼僧團舉辦大專冬令營

【本刊訊】「佛陀教導我們什麼？」為解答大專青年的疑惑，引導正信的智慧啟發，香光尼僧團慧青學苑特於十一月十二至十四日，假香光寺舉辦大專冬令營，計有四十餘位來自全國大專院校的同學參加。

此次營活動課程是以「佛教根本教義——四諦、八正道、十二因緣」為主題，內容包括：(一)、佛陀教導我們認識人生如實的現象，探討生命憂

悲苦惱的根源，指出一條解脫的道路。

(二)、從緣起觀點，探索生命的生起與還滅，當下修行，當下解脫；一空性，一分輕安。(三)、介紹佛陀從人成佛，一生精進不懈的歷程。

同學們經過法雨的淘洗，個個法喜充滿說：「原來學佛不僅要念佛持咒，更要在日常觸境的當下心中用心，才能解決煩惱、超越苦迫。」

泰國佛使比丘「一問一智慧」中譯本即將出版

【本刊訊】鑒於南傳佛教質樸的法義，有助於確立學佛知見；步驟清

晰的修持法可增益行持，香光尼僧團法師正致力於翻譯佛使比丘(Ajahn



◎香光大專冬令營授課
法師為同學講習佛陀
教義，啟導正信智
慧。(本刊資料照片)

Buddhadassa) 的系列著作，並預計今年底首先出版「一問一智慧」(英譯本· Buddha-Dhamma For Students) 一書，分享國人。

佛使比丘原著「一問一智慧」由泰文寫成，一九八八年由山帝卡羅比丘(Santiraro Bhikkhu)譯成英文，此次香光尼僧團編譯組法師再據以中譯。為降低不同文化系統的轉譯誤差，特聘於泰國出家的馬來籍比丘章積法師以泰文核校，文中引巴利文部

份則由達和法師校訂後，才予定稿。

「一問一智慧」中譯本，將由香光書鄉出版社出版，內容對「苦」、「空」、「涅槃」等佛教常用語彙、觀念提出扼要、貼切的說明，是理解並進入佛法的一本好書，歡迎助印、索閱。

來函請附回郵、信封，寄：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四十九之一號香光書鄉出版社收。

香光尼眾佛學院學僧密集行門用功

體驗佛法真理

【本刊訊】「身為一個宗教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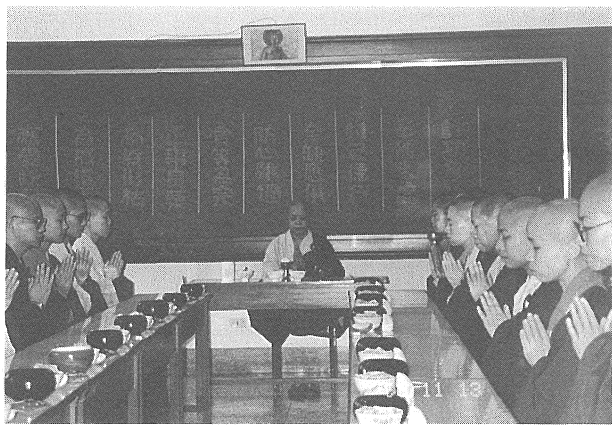
需要深入看到自己念頭的變化，由體驗中印證、說明佛法的真理。」香光尼眾佛學院院長悟因法師，於十一月七至十四日，在高雄紫竹林精舍，帶領學僧作密集行門共修時，作以上開示。

法師是以「數息觀」指導學僧，使奔馳的心念透過用功，清楚它的歸

向。

學僧於七日的共修和小參個別指導的演練中，體驗身和心的關係，由於法門的修持，咸感對佛法的疑惑，可以得到部份解答。

此次行門用功，是由佛學院育導長見翰法師，帶領高年級學僧策劃執行。



◎香光尼眾佛學院學僧密集行門用功，過堂一隅。(本刊資料照片)

第五次「佛教圖書分類法修訂研討會」於香光寺舉行

【本刊訊】第五次「佛教圖書分類法修訂研討會」將於十二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假嘉義香光寺舉行，預計有全國十個佛教圖書館執事廿餘人參加。此次由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法師承辦。

據知，該研討會議自今年二月起已舉行多次，採與會輪辦方式進行，

安慧學苑舉辦社教講座 推廣「臨終關懷與佛教喪禮」

【本刊訊】「死亡」是人人都必須面對的，如何妥善處理身後事，卻一直困擾著人們。安慧學苑鑒於推廣「臨終關懷與佛教喪禮」，對安頓人心和移風易俗的重要，特以此為主題，於十一月廿一日舉辦社教講座，邀請見昷法師主講，會中共有三百多人前往聽講。

演講中見昷法師告訴大家，學佛的殊勝在佛陀教導我們「無常觀」，

廣集佛學專家、圖館人員的經驗與智慧，逐條修訂佛教圖書分類法，會後再測試並修訂，此次研討內容以報告、教史類表測試結果，和經律論類表之修訂為主，期經由不斷努力，促進佛教圖書館自動化，以達館際合作，提供讀者更迅速方便的服務。祈有心人士提供經驗、財力支援。

用尊重生命、理性的態度，面對人生的歸程。佛教徒要學習確立遺囑，遇親友重病，除妥善照顧、減輕痛苦外，在其病危臨終時，還要為他助念，令起善念，做好亡者與家屬的照顧。法師並以幻燈片、投影片教導大家隆重樸素的佛教喪禮。

法師強調：佛教喪儀最主要的是尊重、利益亡者，以惜福的原則，去除一切不必要的鋪張作法，以沉穩寧



◎安慧學苑社教文化講座——「臨終關懷與佛教喪禮」。

(本刊資料照片)

靜的心面對人生的歸程。

是日晚間悟因法師也蒞臨會場指導。由於主題與大眾生活貼切，演講

結束聽眾紛紛發問，有關器官移植、燒紙錢、設牌位、供菜飯等話題，悟因法師一一回答，大家咸表獲益良多。

致力推展佛教文化教育 安慧學苑獲省府表揚

【本刊訊】嘉義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於十一月十一日，榮獲八十二年度臺灣省社教有功團體表揚。

據知，安慧學苑成立於七十八年初，一直稟著「以佛法美化人生，促進社會安定和諧」的宗旨，致力各項具生活性、知識性、宗教性的佛教文

化活動，計有：佛學研讀班、寫字班、「禪與生活」行門共修、社教文化講座、親職教育活動等，且定期赴雲林地方法院輔導青少年、提供獎學金、成立圖書室供借閱書籍和錄音帶，還有青少年學業輔導及家庭諮商等服務，嘉惠民眾頗多，故獲表揚。

紫竹林精舍將於元旦舉辦精進佛三共修會

【本刊訊】高雄紫竹林精舍將於八十三年元月一至三日，舉辦精進佛三共修會，預計人數是四、五百人，歡迎十八歲以上曾參加過八關齋戒或佛三、佛七，好樂行門者報名參加。

據精舍法師表示：精進佛三是該精舍推廣佛教教育的一環，配合元旦

假期，提供現代人陶鍊並安頓身心的機會，藉密集用功修行，學習做自己的主人。為幫助參與者做好共修前準備，特於十二月每週一、四晚間的念佛共修學習前方便課程，除練習打坐、禮佛外，尚有淨土簡介、佛七規矩等課程。



◎紫竹林精舍八十二年度佛學研讀班結、畢業典禮。(本刊資料照片)

耕一畝心田 點萬盞明燈

紫竹林精舍佛學研讀班舉行畢、結業典禮暨成果展

【本刊訊】紫竹林精舍八十二年

度佛學研讀班，於十一月廿一日舉行畢、結業典禮，計有初、中、高三個年級，一千五百餘位同學參加。同學們的學習成果，則以「耕一畝心田，點萬盞明燈」為題，分別從十一月廿一日起，至十二月五日；八十二年二月六日起至廿日，在該精舍念佛堂展

出，分享大眾。

此次典禮中，除由班主任明迦法師頒發畢、結業證書，勉勵同學：「結業為另一學習階段的開始，必須精進不懈。」外，還邀請泰僧章積法師開示「四諦」、「八正道」，法師一再肯定佛學研讀班的辦學，並期勉同學珍惜在這座佛陀學校修學的因緣。

泰國法身寺參訪香光寺

【本刊訊】泰國法身寺代表團一

行十餘人，於十月廿、廿一日至香光寺參訪，與香光寺法師就入眾考核、寺院行政、佛教教育等課題做詳盡的座談。

法身寺成立於一九六九年，是一個由二百多位比丘，引領百餘位沙彌

及二百五十位優婆塞、優婆夷共修的大僧團，在泰國除舉辦夏令營外，積極參與環保、教育、社會公益等活動，並擴展與國際佛教間的來往，期與北傳佛教交流，吸取他方經驗，以為改善參考。



◎泰國法身寺代表團蒞香光寺參訪。

(本刊資料照片)

邀請您——

共建一座弘傳佛陀教育的殿堂

諸位善信大德，頌吉祥！

香光寺是香光尼衆佛學院辦學的所在地。爲因應香光尼衆佛學院八十年秋季擴大招生，香光寺急需擴建，期以較完善的教學空間，助益學僧解行修學、弘化實習，陶練出更多播撒佛法種子的時代宗教師。經過一年多的空間規劃之後，擴建工程即將於元月中旬動工，面對隨之而來的龐大建築經費，竭誠邀請您，一稟關懷佛教教育的遠見和熱誠，大力捐輸，共同爲建造這座弘傳佛陀教育的殿堂而努力！尚此 謹頌

福慧同增

香光尼僧團香光寺謹啓

發心辦法：

一、聚沙成塔、積腋成裘，金額不拘多寡，隨緣隨喜，可分期捐助。
二、工程完成，凡樂施淨財新臺幣一萬元以上者，將功德芳名勒碑留念。

三、捐獻項目：

(一)建坪：每坪新臺幣三萬六千元。
(二)建材：鋼筋、水泥、沙石、磚瓦等。

(三)建區：大雄寶殿、念佛堂、圖書館、講堂、交誼廳、停車場等。

四、劃撥帳戶：「香光寺」，帳號〇三三〇八六九四，請多利用。

住址：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四十九之一號

電話：(〇五)二五四一二六七、

二五四二一三四

助印芳名

壹萬元整：

吳寬仁

伍仟元整：

王文榮 鄭雅州

參仟元整：

李文豪 陳志勝 廖秋琴

貳仟柒佰元整：

曾淑雲

貳仟元整：

高淑蕙 楊貴春 林金周 曾鳳美 羅呂迎

范芳宜 陳國隆 陳烏甜 陳榮琳 蕭明舟

張秋麗 翁錚川 羅應鎡 曾慧琴 法雲精舍

壹仟伍佰元整：

陳昱勳

壹仟肆佰元整：

楊文弓 曾煥欽

壹仟參佰參拾伍元整：

俞孟貞

壹仟參佰元整：

林得裕

壹仟貳佰伍拾元整：

釋惟悟 釋仁妙

壹仟貳佰元整：

楊芳玲

壹仟元整：

釋印純 黃玲玲 楊文州 張惠彬 蕭清風

郭秀枝 吳瑞蓮 余明祐 宋雲宏 黃勇盛

蔡春霞 廖學成 黃曾貴 蔡秀綱 邱秀珍

劉金定 蘇永富 林心暉 陳淑貞 鍾清發

獎進財 江玉燕 陳士春 范泰維 林秀鑾

羅瑞嫦 郭士越 張惠琪 王政金 王秀卿

陳春花 蔡明得 葉憲卿 吳振明 徐新鳳

郭翠琴 洪偉彥 蕭麗姬 陳君枝 林霽霞

林正識 鄭明仁 林嘉祥 楊國維 楊惠雯

楊永烽 楊永福 楊炳南 鍾聰敏 劉人偉

陳秋月 翁炯廷 陸承宗 曹強 文殊講堂

捌佰元整：

張致賢 杜維銘

柒佰元整：

黃秀雅

陸佰元整：

嚴俊霖 周金珠

伍佰元整：

陳金珠 李有旻 李有育 陳聰明 葉麗雲

劉益良 翁燕生 陳寶端 李淑惠 林淑貞

陳領鳳 曾網妹 林貴珍 陳蓮春 林淑玲

方隆章 劉建宏 張惠芹 林秋雲 洪錦淑

葉貴霞 黎秀琴 李麗玖 陳丞治 陳金池

蘇根耳 葉淑卿 林淑娟 方月香 謝蓮英

賴素梅 曾凱賜 蕭玉珠 李清雄 劉素玉

張鈺奉 王輝震 吳智慧 游政諺 吳貴珠

鍾清雄 李雅雄 吳蔚光 施性輝 邱秀惠

劉鳳 陳切 慈慧社

肆佰元整：

林才生 林千玉 黃心昱 林美銘 杜建明

謝春英 尹明

參佰元整：

鍾彩霞 林月卿 陳錦同 段國柱 許財官

沈明水 侯明材 葉鴻榮 許鄉韻

貳佰伍拾元整：

陳盈志 陳紀伶

貳佰元整：

吳秀蘭 鄭惠君 黃信寬 洪寧徽 洪文孝

賴亮任 曾素華 林惠敏 高紹華 陳伶如

許宏義 無名氏 湯阿泉妹

壹佰伍拾元整：

陳金蓮

壹佰元整：

陳益章 林好淑 劉榮典 王俊中 王建崎

黃茵雯 蔡宗達 劉崴廷 劉譯仁 王櫻珠

董孟鈴 蔡洋廷 王筆峰 陳東河 莊阿甘

洪崇閔

伍拾元整：

黃俊翰 黃維康

(以上助印芳名，從八十二年九月一日起，

至十一月三十日止)

邀請您 送一份法喜到人間

「香光莊嚴」季刊是一份兼具宗教性、教育性和生活性的佛教雜誌，於七十四年以四開報紙型創刊發行，並自二十九期開始為提昇雜誌內涵，改版為十六開本，迄今出版三十六期。隨著版幅擴增，印刷費和郵資都大幅提高，我們竭誠邀請您定期發心助印，一起參與佛教的文化志業，讓更多渴望佛法滋潤的心靈，能同享法喜，共創人間淨土！

香光莊嚴雜誌社 敬啓

香光莊嚴雜誌社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發行人：釋悟因

總編輯：釋明迦

執行編輯：釋見寬 釋見介

美術編輯：唐亞陽

社址：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49-1號

49-1 Hsiychao, Nei-pu chu-chi.

Chia-1, 60406 Taiwan R.O.C.

郵政劃撥：03308694——香光寺

本刊流通處：

香光寺 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49-1號 (05) 2541267

紫竹林精舍 鳳山市漢慶街60號 (07) 7133891-3

安慧學苑 嘉義市文化路80號 (05) 225165

電腦打字：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印刷：台欣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中華郵政台字第0343號登記為雜誌交寄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版台誌第4548號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讀者如發現缺頁、印刷不清，請寄回本刊，我們會立刻為您補寄。

●若有重複一份以上的「香光莊嚴」或需變更地址，請於接到本刊一個月內，來信註明電腦編號、姓名、地址、電話，逾期請至原處拿取，以免遺失。

●轉載本刊文圖請先徵求同意。

攝影・林介嶽



若見高山 當願衆生

善根超出 無能至頂

華嚴經淨行品

【目次】

【編輯手札】

安心之道

編輯組

1

【每期話題】

犀牛無辜，懷「角」其罪？

編輯組

2

讓選舉遠離槍聲！

編輯組

3

【僧伽教育專輯（下）】

圓光佛學院辦學概況

釋見寬採訪・釋見寬整理

4

中華佛研所辦學概況

釋聖嚴

6

高僧景行揖清芬

謝美榕・鍾苑文

9

學以致用的僧伽教育

編輯組採訪・整理

19

【春風化雨】

如何修空觀（下）

釋法燈口述・釋章積譯

23

【宗教與教育】

西藏僧教育一瞥（下）

釋見諦著譯

26

【一葉一如來】

突破先驗

釋見日纂集

31

微笑的一天

釋見命纂集

33

【菩提道上】

童子心

釋自谷

34

「性、相」與我

釋見讓

35

媽媽的供養

鍾念君

36

一則以願轉業的故事

何清雄

38

【教訊採摭】

教訊採摭

編輯組

40

封面攝影：楊雅棠

